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注疏卷六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臣紀昀詳校

禮記注疏卷六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頴達疏

檀弓上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注故為非禮以非仲子也禮朋友皆在他邦乃袒免音義公儀仲子公儀氏仲子字魯之同姓也其名未聞免音問注同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頟上又卻向後繞於髻袒音但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注此其所立非也公儀蓋魯同姓周禮適子死立

適孫為後音義舍音捨下皆同適多歷反下皆同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注居讀為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前猶故也音義居音姬下同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注去賔位就主人兄弟之賢者而問之子服伯子盖仲孫蔑之玄孫子服景伯蔑魯大夫音義蔑音芒結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注伯子為親者隱耳立子非也文之立

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音義腯徐本作遁徒本反又徒遜反衍以善反為于偽反下為晋禮為為師同

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注據周禮音義孔子曰否絶句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仲子廢嫡立庶為檀弓所譏之事公儀仲子而身今喪亡檀弓與之為友又非處他邦為之著免故為重服譏其失禮所以譏者仲子適子既死舍其適孫而立其庶子檀弓居在賔位而言曰何居居是語辭言仲子舍適孫立庶子是何道理乎我未之前聞前猶故也言我未聞故昔有此事既言之後乃從賔位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問之曰仲子舍其適孫而立庶子是何禮也伯子為仲子隱諱乃言曰仲子雖生周世猶上行古之道也言亦者餘人有行古之道仲子亦如餘人故云亦也即引文王微子之事為古之道也更繼之云仲子亦猶行古之道與文王微子無異

子游以此為疑問諸孔子孔子以仲子周人當從周禮不得立庶子當立孫也注正義曰知朋友皆在他邦者喪服記云若他邦來還家而無主猶為之免故鄭注云歸有主人乃止明無主猶袒免也若朋友俱在家則弔服加麻加麻者素弁上加緦之環絰若一在一否亦然知者以云皆在他邦乃袒免明不皆在者則否知公儀蓋魯同姓者案史記魯相公儀休此云子服伯子是魯人故疑魯同姓也知同姓者以春秋有公烏公若公儀同稱公故知同姓也去賓位者案賓位之位隨主人而變小斂之前主人未忍在主位有事在西階下則賓亦入門西弔於西階下故士喪禮君使人禭主人拜送拜賓即位西階下東面鄭云未忍即主人位也小斂之後尸則出堂廉然後有飾主人位則在阼階下西面賓弔者入門東於東階下弔也故士喪禮小斂訖故士舉男女奉尸侇於堂主人降自西階即位踊襲絰于序東鄭云即位踊東方位也則衆主人不接賓發初在東耳而

檀弓之來者當在小斂之前初于西階行譏弔而主人未覺後乃趨嚮門右問伯子焉必知小斂前者以仲子初喪即正適庶之位故也未小斂而著免者故為非禮之弔亦異常也然則子游之弔惠子是小斂後也故服衰而在門東故鄭云大夫家臣位在賓後又云在門內北面云子服伯子蓋仲孫蔑之玄孫子服景伯者案世本獻子蔑生孝伯孝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云蓋者彼云子服景伯此云子服伯子不同故云蓋景是謚伯是字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者案文王在殷之世殷禮自得舍伯邑考而立武王而言權者殷禮若適子死得立弟也今伯邑考見在而立武王故曰權也故中侯云發行誅紂且弘道也是七百年之基驗也

事親有隱而無犯注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無犯不犯顏而諫論語曰事父母幾諫**左右就養無方**注左右謂

扶持之方猶常也子則然無常人音義左右徐上音佐下音佑今並如字下同養以尚反下同服勤至死致喪三年注勤勞辱之事也致謂戚容稱其服也凡此以恩為制音義稱尺證反事君有犯而無隱注既諫人有問其國政者可以語其得失若齊晏子為晉叔向言之音義語魚據反又如字向香亮反叔向羊舌肸左右就養有方注不可侵官服勤至死方喪三年注方喪資於事父凡此以義為制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注心喪戚容如父而無服也凡此以

恩義之間為制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事君事親及事師之法臣子著服之義各依文解之注

正義曰據親有尋常之過故無犯若有大惡亦當犯顏故孝經云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是也論語曰事父母幾諫是尋常之諫也凡言左右者據僕從之臣故立有左右僕從之官位此左右言扶持之謂子在親左相右相而奉持之云子則然無常人者然猶如是也但是子則須如是或左右奉持不常遣一人在左一人在右故云無常人言服勤者謂扶持勤苦勞辱之事故云勤勞辱之事也致謂戚容稱其服也者致之言至也謂哀情至極而居喪禮故云致謂戚容稱其服也上曲禮云五十不致毀與此同云凡此以恩為制者凡上三事對下君與師故云以恩為制知既諫而後人有問其國政可以語其得失者昭三年左傳云晏子謂景公曰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景公曰子近市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諫景公重刑後

及其聘晉與叔向言齊國之政將歸陳氏景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是既諫得言君之過若其未諫而言君過則不可故昭三年子大叔如晉張趯與子大叔言云火星中而寒暑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未曾諫君輒言君德之退故傳云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是其被譏也魯昭公取同姓孔子不仕昭公既先諫所以論語稱孔子為昭公諱而稱丘也過者聖人含弘勸奬孽過歸己非實事也若史策書理則不一若其良史有筆不隱君過董狐書趙盾弑君及丹楹刻桷之屬是也若忠順臣則諱君親之惡者春秋辟諱皆是故僖元年左傳云諱國惡禮也不可侵官者案成十六年左傳云晉楚戰于鄢陵時欒書將中軍欒鍼為晉侯車右晉侯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時欒書棄元帥之任欲載晉侯是侵官也故云不可侵官此謂君有平常小事若有危難當致死故論語云事君能致其身方喪資於事父者方謂比方也謂比

方父喪禮以喪君故云資於事父資取也取事父之喪禮以喪君但居處飲食同耳不能戚容稱其服心喪者凡親有冥造之功又有生育之恵故懷哀戚之痛同君衰服之限君則徒有榮身顯親之事而無冥造生育之功故唯服麤衰表盡哀戚師則以恩愛成已有同於親故不為制服故云心喪戚容如喪父為恩愛成已故也云葬無服者既無親之冥造又無君之榮顯故無服也云以恩義之間為制者無犯是同親之恩無隱是同君之義兼有親恩君義故言恩義之間為制但子之事親本主恩愛不欲聞親有過惡故有隱不欲違親顏色故無犯臣之事君利在功義若有惡不諫社稷傾亡故有犯君之過惡衆所同知故云無隱也

季武子成寢注武子魯公子季友之曾孫季孫夙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

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注自見夷人冢墓以為寢欲文過也音義葬徐才浪反又如字合如字徐音閤後合葬皆同文如字徐音問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注記此者善其不奪人之恩疏正義曰此一節明不奪人之恩無論夷人冢墓為寢欲文過之事各隨文解之吾許其大者聽之將喪而入葬是許其大不許其細哭是細也何居居語辭既許其大而不許其細是何道理故云何居注正義曰案世本公子友生齊仲齊仲生無逸無逸生行父行父生夙夙是公子友曾孫也言文過者武子自云合葬之禮非古昔之法從周公以來始有合葬至今未改我成寢之時謂此冢墓是周公以前之事不須合葬故我夷平之以為寢不肯服理是文飾其過先儒皆以杜氏喪從外來就武子之寢合

葬與孔子合葬於防同又案晏子春秋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阿盆成逆後喪並得附葬景公寢中與此同也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注子上孔子曾孫子思伋之子名白其母出音義不喪如字下同徐息浪反下放此伋音急子思名也孔子之孫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注禮為出母期父卒為父後者不服耳音義期居宜反本又作朞後倣此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注汙猶殺也有隆有殺進退如禮音義隆力中反盛也汙音烏下同殺所戒反又所例反下同伋則安能

注自予不能及音義予羊許反許也一云我也又音餘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注記禮所由廢非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子上不喪出母之事各隨文解之道隆者道猶禮也言吾之先君子無所失道道有可隆則從而隆謂父在為出母宜加隆厚為之著服道汙者汙猶殺也若禮可殺則從而殺謂父卒子為父後上繼至尊不敢私為出母禮當減殺則不為之著服伋則安能者子思自以才能淺薄不及聖祖故云伋則何能鄭云自予不能及予猶許也自許不能及也注正義曰案喪服齊衰杖期章出妻之子為母又云出妻之子為父後者則為出母無服傳云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是也子思既在子上當為出母有服故門人疑而問之云子之先君子謂孔

子也令子喪出母乎子思曰然然猶如是也言是喪出母故也伯魚之母被出死期而猶哭是喪出母也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頽乎其順也注此殷之喪拜也頽順也先拜賔順於事也音義顙素黨反稽顙觸地無容頽徒回反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注此周之喪拜也頎至也先觸地無容哀之至音義頎音懇惻隱之貌又音幾觸音昌欲反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注重者尚哀戚自期如殷可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殷周喪拜之異也拜者主人孝子拜賔也稽顙者觸地無容也頽然不逆之意也拜是爲賔稽顙爲已前賔後已各以爲頽然而順序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者頎惻隱貌也先觸地無容後乃拜賔也是爲親痛深貌惻隱之至也三年

之喪吾從其至者孔子評二代所拜也至者謂先稽顙後拜也重喪主貌惻隱故三年喪則從其頎至者也注正義曰三年之喪尚哀戚則從周自期以下如殷可此經直云拜而后稽顙稽顙而后拜鄭知拜而後稽顙是殷之喪拜稽顙而后拜是周之喪拜者於孔子所論每以二代相對故下檀弓云殷人既封而弔周人反哭而弔殷已慤吾從周又云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皆以殷周相對故知此亦殷周相對也知並是殷周喪拜者此云三年之喪吾從其至明非三年喪者則從其順故知並是喪拜但殷之喪拜自斬衰以下緦麻以上皆拜而后稽顙殷尚質故也周則杖期以上皆先稽顙而后拜不杖期以下乃作殷之喪拜鄭知殷先拜而后稽顙周先稽顙而后拜者以孔子所論皆先殷而后周今拜而后稽顙文在其上故為殷也稽顙而后拜文在其下故為周也且下檀弓云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亦不為後也若為後當稽顙而後拜也

重耳既在周時明知先稽顙而後拜者若然士喪禮既是周禮所云主人拜稽顙似亦先拜而後稽顙者士喪禮云拜稽顙者謂為拜之時先稽顙其喪大記每拜稽顙者與士喪禮同案晋語云秦穆公弔重耳重耳再拜不稽顙與下篇重耳稽顙不拜文異者國語之文不可用此稽顙而後拜即大祝凶拜之下鄭注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此拜而後稽顙即大祝吉拜鄭注云謂齊衰不杖以下者鄭知凶拜是三年服者以雜記云三年之喪以其喪拜喪拜即凶拜鄭又云吉拜齊衰不杖以下則齊衰杖者亦用凶拜者知齊衰杖用凶拜者以雜記云父母在為妻不杖不稽顙明父母殁為妻杖得稽顙也是知杖齊衰得為凶拜若然雜記云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則杖期以下皆用吉拜今此杖期得用凶拜者雜記所云大判而言雖有杖期總屬三年之内熊氏以為雜記所論是拜問拜賜故杖期亦屬吉拜必知然者以鄭注大祝凶拜云三年服者是

用雜記之文解以凶拜之義則拜賓拜問拜賜不得殊也且雜記問與賜與於拜文上下不相接次不可用也周禮大祝一曰稽首鄭云頭至地案中候我應云王再拜稽首鄭云稽首頭至地也此即臣拜君之拜故左傳云天子在寡君無所稽首大夫於諸侯亦稽首故下曲禮云大夫之臣不稽首則大夫於君得稽首二曰頓首鄭曰頭叩地不停留也此平敵以下拜也諸侯相拜則然以其不稽首唯頓首也三曰空首鄭云頭至手所謂拜手也以其與拜手是一故為頭至手也此答臣下之拜其敵者既用頓首故知不敵者用空首四曰振動鄭云戰栗變動之拜謂有敬懼故為振動故尚書泰誓火流為烏王動色變是也五曰吉拜者謂先作頓首拜後作稽顙故鄭康成注與頓首相近六曰凶拜者既重於吉拜當先作稽顙而後稽首七曰奇拜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鄭康成云一拜答臣下然燕禮大射公答再拜者為初敬之為賓尊之故再拜燕末無算爵之後唯

止一拜而已八曰褒拜者鄭大夫云褒讀為報拜再拜也鄭康成云再拜拜神與尸九曰肅拜者鄭司農云但俯下手今時揖是也介者不拜引成十六年為事故敢肅使者此禮拜體為空首一拜而已其餘皆再拜也其肅拜武至再故成十六年晋郤至三肅使此肅又謂婦人之拜故少儀云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是也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注言既得者少孤不知其墓音義少詩召反下文同　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注墓謂兆域今之封塋也古謂殷時也土之高者曰墳音義墳扶云反　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注東西南北言居無常處也聚土曰封封之周禮也周禮

曰以爵等為坵封之度崇高也高四尺盖周之士制音義識式志反又如字處昌慮反之度本又作之數孔子先反注當脩虞事門人後雨甚至注後待封也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注言所以遲者脩之而來音義防墓防地之墓也庾云防衛墓崩孔子不應注以其非禮音義應應對之應三注三言之以孔子不聞音義三息暫反又如字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注脩猶治也音義泫胡犬反涕音體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古者不脩墓之事各依文解之古也墓而不墳者天子之墓一丈諸侯八尺其次降差以兩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

識也者今既東西南北不恒在鄉若久乃歸還不知葬之處所故云不可以不作封墳記識其處曰防墓崩者防地之墓新始積土遇甚雨而崩庾蔚云防守其墓備擬其崩若如庾之言墓實不崩鄭何以言脩之而來孔子何以言古不脩墓違經背注妄說異同非也孔子泫然流涕者自傷脩墓違古致令今崩弟子重脩故流涕也注正義曰引周禮冢人云高四尺蓋周之士制者其父梁紇雖為大夫周禮公侯伯之大夫再命與天子中士同云周之士制者謂天子之士也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注寢中庭也與哭師同親之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注為之主也既哭進使者而問故注使者自衛來赴者故謂死之意狀音義使色吏反下及注同使者

曰醢之矣注時衛世子蒯聵篡輒而立子路死之醢之者示欲啗食以怖衆音義醢音海蒯苦怪反聵五怪反蒯聵衛靈公之太子出公輒之父莊公也篡輒初患反輒出公名也啗本又作啖待敢反怖普故反遂命覆醢注覆棄之不忍食音義覆芳服反注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師資之恩無明子路死之意狀注正義曰下文云師吾哭諸寢今哭子路於中庭故云與哭師同親之若其不親當哭於寢門外與朋友同故下云朋友哭諸寢門外案奔喪云師於廟門外者謂周禮也下文據殷法也故謂死之意狀者案哀十五年左傳云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其死矣則是預知所以進使者問故者以子路忠而好勇必知其死難但不知其死之委曲更問之也案哀十五年左傳云蒯聵潛入孔悝之家與伯姬迫孔悝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子路

入逐之至臺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注云不使冠在地遂結纓而死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注宿草謂陳根也為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音義期音朞疏正義曰曾子孔子弟子姓曾名參字子輿魯人也宿草陳根也草經一年則根陳也朋友相為哭一期草根陳乃不哭也所以然者朋友雖無親而有同道之恩言朋友期而猶哭者非謂在家立哭位以終期年張敷云謂於一歲之內如聞朋友之喪或經過朋友之墓及事故須哭如此則哭焉若期之外則不哭也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

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注言其日月欲以盡心脩備之附於身謂衣衾附於棺謂明器之屬音義衾音欽喪三年以為極亡注去已久遠而除其喪音義以為極亡並如字極亡徐紀力反王以極字絶句亡作忘向下讀孫依鄭作亡而如王分句則弗之忘矣注則之言曾故君子有終身之憂注念其親而無一朝之患注毀不滅性故忌日不樂注謂死日言忌日不用舉吉事音義樂如字又音洛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喪之初死及葬送終之具須盡孝子之情及思念父母不忘之事今各隨文解之三日而殯者據大夫

士禮故云三日也凡附於身者謂衣衾也大事必求亡者之需故送終之物悉用誠信必令合禮不使少有非法後追悔咎焉耳矣者助句之辭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者三月而葬亦大夫士禮也附謂明器之屬亦當必誠信不追悔也喪三年以為極亡者此亦子思語辭也言服親之喪以經三年以為極亡可以弃忘而孝子有終身之痛曾不暫忘於心也注云則之言曾故君子有終竟已身恒慘念親此則是不忘之事雖終身念親而不得有一朝之間有滅性禍患恐其常毀故唯忌日不為樂事他日則可防其滅性故也所以不滅性者父母生已欲其存寧若滅性傷親之志又身已絕滅無可祭祀故也注正義曰此言其日月欲以盡心脩備之鄭意但言凡附身附棺自足又更云三日三月言棺中物少者三日之期家計可使量度則必中棺外物多三月之餘思忖必就故言日月欲見宜慎也云謂明器之屬者案既夕禮除明器之外有

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杅盤匜燕樂器甲冑干笮杖笠翣等故云之屬也謂死日者下篇子卯為人君忌日恐此忌日亦為子卯故云謂死日也言忌者以其親亡忌惟吉事不舉之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注孔子之父郰叔梁紇與顏氏之女徵在野合而生孔子徵在恥焉不告音義郰側留反又作鄹紇恨發反徐胡切反又胡沒反殯於五父之衢注欲有所就而問之孔子亦為隱焉殯於家則知之者無由怪已欲發問端五父衢名蓋郰曼父之鄰音義父音甫注及下同衢求于反為如字又于偽反曼音萬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注見柩行於路其慎也蓋

殯也注慎當為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殯引飾棺以輴葬引飾棺以柳翣孔子是時以殯引不以葬引時人見者謂不知禮音義慎依注作引羊刃反輴七見反翣所甲反問於耶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注曼父之母與徵在為鄰相善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訪父墓之事云孔子既少孤失父其母不告父墓之處今母既死欲將合葬不知父墓所在意欲問人故若殯母於家則禮之常事他人無由怪已故殯於五父之衢欲使他人怪而致問於已外人見柩行路皆以為葬但葬引柩之時飾棺以柳翣其殯引之禮飾棺以輴當夫子飾其所引之棺以輴故云其引也蓋殯也殯不應在外故稱蓋為不定之辭於時耶曼父之母素與孔子母相善見孔子殯母於外怪問孔

子孔子因其所怪遂問耶曼父之母始知父墓所在然後得以父母尸柩合葬於防注正義曰按史記孔子世家云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鄭用世家之文故注云野合不備於禮也若論語云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及野哉由也非謂草野而合也但徵在恥其與夫不備禮為妻見孔子知禮故不告言不知其墓者謂不委曲適知柩之所在不是全不知墓之去處其或出辭入告總望本處而拜今將欲合葬須正知處所故云不知其墓今古不知墓處於事大有而講者諠諠競為異說恐非經記之旨案家語云叔梁紇年餘七十無妻顏父有三女顏父謂其三女曰鄒大夫身長七尺武力絶倫年餘七十誰能與之為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為妻而生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王肅據家語之文以為禮記之妄又論語緯撰考云叔梁紇與徵在禱尼丘山感黑龍之精以生仲尼今鄭云叔梁紇與顏氏之女徵在野合於家

語文義亦無殊何者七十之男始取微在灼然不能備禮亦名野合又徵在幼小之女而嫁七十之夫是以羞慙不能告子又叔梁紇生子三歲而後卒是孔子少孤又與撰考之文禱尼丘山而生孔子於野合之說亦義理無妨鄭與家語史記竝悉符同王肅妄生疑難於義非也愼當爲引者挽柩爲引無名愼者以愼引聲相近故云愼當爲引云禮家讀然者然猶如是也言禮家讀如是引字故大司徒云大喪屬其六引是讀引也云殯引飾棺以輴者案雜記云諸侯行而死於道其輴有裧緇布裳帷輴爲赤色大夫布裳帷士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大夫以下雖無輴取諸侯輴同名故飾棺以輴云引葬飾棺以柳翣者案喪大記云君龍帷黼荒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大夫畫帷畫荒黻翣二畫翣二士布帷布荒畫翣二在上曰荒在旁曰帷總謂之柳故云飾棺以柳翣

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注皆所以助哀也相謂以音聲相勸音義相息亮反注同喪冠不緌注去飾音義緌本又作緌同耳隹反去起吕反

有虞氏瓦棺注始不用薪也有虞氏上陶音義陶大刀反夏后氏堲周注火熟曰堲燒土冶以周於棺也或謂之土周由是也弟子職曰右手折堲音義即周本又作堲同子栗反又音稷注下同何云冶土為甎四周於棺燒叔招反折之設反管子云左手執燭右手折即即燭頭燼也弟子職其篇名

殷人棺椁注椁大也以木為之言椁大於棺也殷人上

梓音義棺音官椁音郭梓音子　周人牆置翣注牆柳衣也凡此言後王之制文音義牆在良反　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注畧未成人音義長殤丁丈反下式羊反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一為下殤七歲已下為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為殤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棺椁之差各隨文解之注正義曰案易下繫辭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大過者巽下兑上之卦初六在巽體巽為木上六位在巳巳當巽位巽又為木二木在外以夾四陽四陽互體為二乾乾為君為父二木夾君父是棺椁之象今虞氏既造瓦棺故云始不用薪

然虞氏瓦棺則未有椁也繫辭何以云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連言椁者以後世聖人其文開廣遠探殷周而言喪期有虞氏則然故尚書云三載四海遏密八音云有虞氏上陶者案考工記陶人造瓦器故引之證瓦棺火熟者以弟子職云折燭之炎燼名之曰堲故知堲是火熟者云燒土冶以周於棺也者謂堲土為陶冶之形大小得容棺故云燒土冶以周於棺也云或謂之土周由是也者曾子問云下殤土周葬於園云由是者燒土周棺得喚作土周引弟子職者證火熟曰堲之意案管子書有弟子職篇云左手秉燭右手折堲鄭云折堲者即是正除之義椁大者椁聲與寬廓相近故云大於棺也殷人上梓亦考工記文引之以證椁也考工記又云夏后氏上匠於堲周不引之者以匠無所不為非獨堲周而已故不引也考工記又云周人上輿輿非牆之事故於周人牆置翣亦不引之也牆柳衣者案喪大記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荒帷荒所以衣柳則以帷荒之内

木材為柳其實帷荒及木材等總名曰柳故縫人云衣翣柳之材注云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是帷荒總稱柳也云凡此言後王之制文者凡謂虞夏殷周有虞氏唯有瓦棺夏后氏瓦棺之外加堲周殷則梓棺替瓦棺又有木為椁替堲周周人棺椁又更於椁傍置柳置翣扇是後王之制以漸加文也夏言后者白虎通云以揖讓受於君故稱后殷周稱人者以行仁義人所歸往故稱人夏對殷周稱人故言后見受之於君虞則不對殷周自五帝之内雖受於君不須稱后也

夏后氏尚黑注以建寅之月為正物生色黑音義正音征下同又如字

大事斂用昏注昏時亦黑此大事謂喪事也音義斂力驗反下皆反

戎事乘驪注戎兵也馬黑色曰驪爾雅曰騋

牝驪牡玄音義驪力知反徐郎志反純黑色馬騋音來馬七尺巳上為騋牲用玄注玄黑類也殷人尚白注以建丑之月為正物牙色白大事斂用日中注日中時亦白戎事乘翰注翰白色馬也易曰白馬翰如音義翰字又作鶾胡旦反又音寒牲用白周人尚赤注以建子之月為正物萌色赤音義萌亡耕反大事斂用日出注日出時亦赤戎事乘騵注騵騮馬白腹音義騵音原騮力求反赤馬黑鬣尾牲用騂注騂赤類音義騂息營反徐呼營反純赤色也一云赤黃色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三代正朔所尚色不同各依文解之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此之謂三統故書傳

畧說云天有三統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故土有三王王特一生死又春秋緯元命包及樂緯稽耀嘉云夏以十三月為正息卦受泰注云物之始其色尚黑以寅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息卦受臨注云物之牙其色尚白以鷄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息卦受復其色尚赤以夜半為朔又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以此推之自夏以上皆正朔三而改也鄭注尚書三帛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用白繒如鄭此意卻而推之舜以十一月為正尚赤堯以十二月為正尚白故曰其餘諸侯用白繒高辛氏以十二月為正尚黑故云高辛氏之後用黑繒高陽氏以十一月為正尚赤故云高陽氏之後用赤繒帝少皞以十二月為正尚白黃帝以十三月為正尚黑神農以十一月為正尚赤女媧以十二月為正尚白伏羲以上未有聞焉易說卦云帝出乎震則伏羲也建寅之月又木之始其三正當從伏羲以下文質再而復者文

質法天地質法天文法地周文法地而為天正殷質法天而為地正者正朔文質不相須正朔以三而改文質以二而復各自為義不相須也建子之月為正者謂之天統以天之陽氣始生為下物得陽氣微稍動變故為天統建丑之月為地統者以其物已吐牙不為天氣始動物又未出不得為人所施功唯在地中含養萌芽故為地統建寅之月為人統者以其物出於地人功當須脩理故謂之人統統者本也謂天地人之本也然王者必以此三月為正者以其此月物生微細又是歲之始生王者繼天理物含養微細又取其歲初為正朔之始既天地人之三者所繼不同故各改正朔不相襲也所尚既異符命亦隨所尚而來故禮緯稽命徵云其天命以黑故夏有玄珪天命以赤故周有赤雀銜書天命以白故殷有白狼銜鉤是天之所命亦各隨人所尚符命雖逐所尚不必皆然故天命禹觀河見白面長人洛予命云湯觀於洛沈壁而黑龜與之書黃魚雙躍泰誓言

武王伐紂而白魚入於王舟是符命不皆逐正色也鄭康成之義自古以來皆改正朔若孔安國則改正朔殷周二代故注尚書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革命創制改正易服是從湯始改正朔也注正義曰知大事是喪事者以其與斂文連故知大事是喪事也爾雅曰騋牝驪牡玄者引爾雅釋畜文騋牝驪牡玄謂七尺曰騋牝者色驪牡者色玄引之者證驪是玄之類也案庾人云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凡馬皆有驪牡玄獨言騋者舉中以見上下明其諸馬皆然或爾雅釋詩云騋牝郭璞注玄駒小馬稍異鄭也玄黑類也者案周禮考工記七入為緇鄭云玄則六入者與是玄黑類所引證易曰白馬翰如者易賁卦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賁離下艮上鄭注云六四巽爻也有應於初九欲自飾以適初既進退未定故皤如也白馬翰如謂九三位在辰得巽氣為白馬翰猶幹也見六四適初未定欲幹而有之引此者證翰為白色案彼以幹為翰者以

翰如白馬連文故以翰為幹塈經為義以此不同物萌色赤者案上殷尚白之下注云物牙色白此萌色赤不同者萌是牙之微細故建子云萌建丑云牙若散而言之萌即牙也故書傳畧說云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牙此皆據一種之草大汎而言故建子始動建寅乃出至如薺麥以秋而生月令仲冬荔挺出不在此例也此文質雖異殷質周文大汎言之乃前代質後代文也故表記云虞夏之質殷周之文是也騵騂馬白腹者爾雅釋畜文武王伐紂所乘也故詩云駟騵彭彭毛傳云上周下殷故周人戎事乘之若其餘事則明堂位云周人黃馬蕃鬣是也

穆公之母卒注穆公魯哀公之曾孫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注問居喪之禮曾子曾參之子名申音義參所金反

一音七南反後同

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注子喪父母尊卑同音義齊音咨本亦作齊齊衰之字後皆放此饘本又作飦之然反說文云糜也周謂之饘宋衛謂之餰粥之六反徐又音育字林云淖糜也

布幕衛也繆幕魯也注幕所以覆棺上也繆縓也繆讀如綃衛諸侯禮魯天子禮兩言之者僭已久矣幕或為幦音義幕本又作幂音莫徐音覓下同繆音綃徐又音蕭縓古讒反綃音消徐本又作綃桑堯反僭子念反幦莫歷反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尊卑之喪有同有異之事各依文解之曰哭至子達者曾申對穆公使人云哭泣之哀謂有聲之哭無聲之泣竝為哀然故曰哭泣之哀也齊斬之情者齊是為母斬

是為父父母情同故答云之情也饘粥之食者厚曰饘希曰粥朝夕食米一溢孝子以此為食故曰食也自天子達者父母之喪貴賤不殊哭泣以下自天子至庶人如一故云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縿幕魯也者先言齊斬饘粥同又言覆棺之幕天子諸侯各別以布為幕者衛是諸侯之禮以縿為幕者魯是天子之制幕者謂覆殯棺者也下文云加斧於椁上鄭云以刺繡於縿幕加椁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如鄭此言繡幕加斧文塗之内以覆棺椁也周公一人得用天子禮而後代僭用之故曾申舉衛與魯俱是諸侯則後代不宜異謂魯之諸公不宜與衛異也崔靈恩云當時諸侯僭效天子也恐魯穆公不能辯故兩言以明顯魯與諸侯之別也今案崔言雖異而是曾申為穆公說則同也然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注云在傍曰帷在上曰幕幕或在地展陳於上帷幕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小幕幕若幄中坐上承塵也幄帟皆以繒為之而

今云天子用綃幕者崔靈恩云周禮所陳袛謂幄帟之帷幕不論襯棺自用縿也天子別加斧于椁上畢塗屋此所陳袛謂襯棺幕在於畢塗之內者也若其塗上之帟則大夫以上有之故掌次云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下云君於士有賜帟然士無覆棺之幕下云子張之喪褚幕丹質者彼謂將葬啓殯以覆棺故鄭注彼云葬覆棺別也注正義曰案世本傳記哀公蔣生悼公寧寧生元公嘉嘉生穆公不行是曽孫也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注信驪姬之譖音義驪本又作麗亦作孋同力知反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注蓋皆當為盍盍何不也志意也重耳欲使言見譖之意重

耳申生異母弟後立為文公音義重直龍反注皆同子蓋依注音盍戶臘反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注言其意則驪姬必誅也驪姬獻公伐驪戎所獲女也申生之母蚤卒驪姬嬖焉音義蚤音早嬖必計反曰然則蓋行乎注行猶去也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注言人有父則皆惡欲弑父者音義弑本又作煞音試注同徐云字又作嗣音同惡烏路反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注辭猶

告也狐突申生之傅舅犯之父也前此者獻公使申生伐東山臯落氏狐突謂申生欲使之行今言此者謝之伯氏狐突別氏音義突徒忽反傅音富舅其九反臯古刀反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注子驪姬之子奚齊音義少詩召反難乃旦反伯氏不出而圖吾君注圖猶謀也不出為君謀國家之政然則自臯落氏反後狐突懼乃稱疾音義為于偽反下為時同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注賜猶恵也再拜稽首乃卒注既告狐突乃雉經音義雉經如字徐古定反如雉之自經也

是以為恭世子也注言行如此可以為恭於孝則未之有音義共音恭本亦作恭注同行下孟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獻公殺申生之事各依文解之使人至而死者時狐突謝病在晉都大子出奔曲沃於是狐突欲令大子出奔大子不用其言故今臨死使人辭謝告於狐突曰申生有愚短之罪不念伯氏之言出奔避禍今日被譖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惜其身命之死言死不愛命雖然不惜身命猶有所憂吾君年老子又幼少又國家多有危難伯氏又謝病不出圖吾君之事吾以為憂伯氏誠能出外而圖謀吾君國家之事申生受伯氏恩賜甘心以死注正義曰案僖四年左傳云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獵姬置諸宮六日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又晉語云姬寘鴆於酒寘堇於肉堇謂烏頭是驪姬譖申生之事也

蓋皆當為盍者此云蓋言子志及下蓋行乎以蓋非一故云皆當為盍言重耳欲使言見譖之意者重耳欲使申生言見驪姬所譖之意左傳云或謂大子曰子辭君必辨焉杜預云以六日之狀自理謂毒酒經宿輒敗若申生初則置毒經六日其酒必壞何以經六日其酒尚好明臨至加藥焉云重耳申生異母弟者案莊二十八年左傳云晉獻公烝於齊姜生大子申生大戎狐姬生公子重耳是異母弟也案僖四年左傳云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君老矣吾又不樂謂我若自理驪姬必誅姬死之後公無復歡樂故此云是我傷公之心云驪姬獻公伐驪戎所獲女也者莊二十八年左傳云初晉獻公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驪姬嬖生奚齊其娣生卓子是驪姬嬖也云申生之母蚤卒者以左傳云姬命大子祭齊姜是蚤卒也案左傳閔二年獻公使申生伐東山皐落氏狐突欲令申生行云雖欲勉之狄可盡乎下又云狐突欲行是狐突欲使行之事言前此者

此謂僖四年申生將死之時前謂閔二年伐皐落氏之時在前五年故云前皐落氏在晋都之東居在山內皐落氏杜預云是赤狄別種故云東山皐落氏云伯氏狐突別氏者既言辭狐突又云伯氏故云狐突別氏狐是總氏伯仲者是兄弟之字字伯者謂之伯氏字仲者謂之仲氏故傳云叔氏其忘諸乎又下云叔氏專以禮許人是一人身字則別為氏也圖謀釋詁文自皐落氏反後狐突懼乃稱疾者以經云伯氏不出而圖吾君故知稱疾必有所因反自皐落去此不遠知自皐落反而稱疾也乃雉經者雉牛鼻繩也申生以牛繩自縊而死也故鄭注封人云絼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也今時人謂之雉或謂雉性耿介被人所獲必自屈折其頭而死漢書載趙人貫高自絕亢而死申生當亦然也傳云申生縊死晋語申生使猛足辭於狐突乃雉於新成廟可以為恭者春秋左傳云晋侯殺其世子申生父不義也孝子不陷親於不義而申生不能自理遂陷父有殺子之

惡雖心存孝而於理終非故不曰孝但謚為恭以其順於父事而已謚法曰敬順事上曰恭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注笑其為樂速音義莫音暮樂音洛又音岳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注為時如此人行三年喪者希抑子路以善彼音義已夫音扶絕句本或作已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注又復也音義復扶又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大祥除衰杖之日不得即歌之事今各依文解之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魯人不辨其姓名祥謂二十五月大祥歌哭不同日故仲由笑之也故鄭注笑其為樂速然祥日得鼓素琴夫子曰由者夫子抑子路呼其名云由若人治喪不備三

年各有可責今此人既滿三年爾尚責之女罪於人終無休已之時夫是助語也三年之喪計其日月已過亦已久矣人皆廢此獨能行其人既美何須笑之時孔子抑子路善彼人既不當實禮恐學者致惑待子路出後更以正禮言之夫子曰魯人可歌之時節豈有多經日月哉但踰越後月即其善言歌合於禮案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不譏彈琴而譏歌者下注云琴以手笙歌以氣手在外而遠氣在內而近也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注十年夏音義乘繩證反夏戶嫁反縣賁父御卜國為右注縣卜皆氏也凡車右勇力者為之音義縣音玄卷內皆同賁父上音奔下音甫人名字皆同馬驚敗績注驚奔失列音義馬驚敗一本無驚字公隊佐車授綏注戎車之貳曰佐授綏

乘公音義隊宜類反綏息隹反公曰末之卜也注末之猶微哉言卜國無勇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注公他日戰其御馬未甞驚奔遂死之注二人赴敵而死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注圉人掌養馬者白肉股裏肉音義圉魚呂反股裏上音古下音里公曰非其罪也注流矢中馬非御與右之罪音義中丁仲反遂誄之注誄其赴敵之功以為謚音義誄力軌反謚也士之有誄自此始也注記禮失所由來也周雖以士為爵猶無謚也殷大夫以上為爵音義

上時正義曰此一節論魯莊公與士為諡失禮之事掌反疏各依文解之戰於乘丘者乘丘魯地莊公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注正義曰知縣卜皆氏者此有縣賁父下有縣子瑣七十二弟子傳有卜商故知皆氏也戎車之貳曰佐者案周禮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佐車之政則戎車之貳曰倅此云佐者周禮相對為文有異若散而言之則田獵兵戎俱是武事故同稱佐車少儀注戎獵之副曰佐是也熊氏以為此皆諸侯法公曰末之卜也者末微也之哉也言微弱哉此卜國也以其微弱無勇致使我馬敗績二人赴敵而死知二人者以卜國被責縣賁父職掌馬事自稱無勇既序兩人於上即陳遂死於下明兩人俱死也圉人掌養馬者案昭七年左傳云牛有牧馬有圉是圉人掌馬也云白肉股裏肉者以股裏白故謂之白肉非謂肉色白也知周以士為爵者

案掌客云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飱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凡介行人皆為士而云爵等是士有爵也故鄭注大行人云命者五公侯伯子男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云猶無謚也者以此云士之有誄自此始故知周士無謚也云殷大夫以上為爵者案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於士冠之下而為此記又不云諸侯大夫明生無爵死無謚據士也士冠禮是周禮而云古者故知是殷以上

曾子寢疾病注病謂疾困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注子春曾參弟子曾元曾申坐於足注元申曾參之子童子隅坐而執燭注隅坐不與成人竝音義成人竝音竝絕句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注華畫也簀謂牀笫也說者以睆

為刮節目字或為刮音義晥華板反明貌孫炎云晥漆也徐又音刮簀音責與音餘下同畫衡賫反牀笫上音床下側吏反刮古滑反子春曰止注以病困不可動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注呼虗憊之聲音義瞿紀具反下同曰呼音噓注同吹氣聲也一音況于反憊皮拜反羸困也曰華而晥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注未之能易已病故也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注言夫子者曾子親沒之後齊嘗聘以為卿而不為也革急也變動也幸覬也音義革紀力反徐又音極

注同請七領反覲音冀

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注彼童子也君子之愛人也以德注成已之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注息猶安也言苟容取安也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注斃仆也音義斃音弊仆薄北反又音赴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注言病雖困猶勤於禮音義沒音歿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曾子臨死守禮不變之事各依文解之曾子至已矣者曾參謂曾元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童子何者君子之愛人也必以善事成已之德則童子是也細小之人愛人也不顧道理且相寧息即汝是也吾今更何求焉唯求正道易換其簀而即仆焉斯已矣者斯此也已猶了也此則正一世事了不陷於惡故君子慎終如

始禮云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故春秋魯僖公薨于小寢譏即安也成公薨於路寢傳曰言道也他人名已得呼為大夫之稱而言夫子若已不為大夫則已所為當須依禮不得寢大夫之簀也注正義曰凡繪畫五色必有光華故云華畫也云簀謂牀第者爾雅釋器云簀謂之第云說者以睆為刮節目者說者謂在鄭之前解說禮者說此睆為刮削木之節目使其睆睆然好故詩云睍睆黃鳥傳云睍睆好貌是也云字或為刮者謂禮記之本有以睆字為刮云華而刮者故云字或為刮未之能易已病故也者言此未病之時猶得寢臥既病之後當須改正以己今病氣力虛弱故時復一時未能改易聞童子之言乃便驚駭知齊嘗聘以為卿者韓詩外傳云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既言輕其祿是不為也但齊以相楚以令尹晉以上卿

而鄭言齊嘗聘為卿者以三國文連含帶為注耳且相即是上卿革急也釋言云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注皆憂悼在心之貌也求猶索物音義慨古愛反廓苦郭反疏正義曰此有死事遂廣說孝子形節也事盡理屈為窮言親始死孝子匍匐而哭之心形充屈如急行道極無所復去窮急之容也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者殯斂後心形稍緩也瞿瞿眼目速瞻之貌求猶覓也貌恒瞿瞿如有所失而求覓之不得然也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者又漸緩也皇皇猶棲棲也至葬後親歸草土孝子心形棲棲皇皇無所依託如有望彼人來而彼人不至也練而慨然者轉緩也至小祥但歎慨日月若馳之速也祥而

廓然者至大祥而寥廓情意不樂而已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注戰於升陘魯僖二十二年秋也時師雖勝死傷亦甚無衣可以招魂音義邾音誅婁力俱反或如字邾人呼邾聲曰婁故曰邾婁公羊傳與此記同左氏穀梁但作邾陘音形僖許宜反

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鮐始也注敗於臺鮐魯襄四年秋也臺當為壺字之誤也春秋傳作狐鮐時家家有喪髽而相弔去纚而紒曰髽禮婦人弔服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則疑衰與皆吉笄無首素總音義髽側

瓜反臺鮐上音胡下音臺去羗呂反纚所買反又所綺反黑繒韜紒音計錫衰上悉歷反下七雷反與音餘笄音雖總音摠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二國失禮之事注正義曰魯僖公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秋八月及邾人戰于升陘左傳云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先王之明德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不聽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是也時師雖勝死傷亦甚者則傳云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是也鄭云此者解復之以矢之意以其死傷者多無衣可以招魂故用矢招之也必用矢者時邾人志在勝敵矢是心之所好故用所好招魂冀其復反然招魂唯據死者而鄭兼云傷者以其雖勝故連言死傷以浹句耳若因兵而死身首斷絶不生者應無復法若身首不殊因傷致死復有可生之理者則用矢招魂左氏直言邾公羊云邾婁者何休云夷言婁聲相近也

敗於臺駘者案左傳魯襄公四年冬十月邾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魯人怨而歌之魯襄四年冬也此云秋鄭舉其初也云臺當為壺字之誤也春秋傳作狐駘左傳云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臧紇武仲也言狐裘武仲所服也是時襄公年七歲微弱故云我君小子也朱儒短人也臧武仲短小故云朱儒云去纚而紒曰髽者案士冠禮纚廣終幅長六尺所以韜髮今以凶事故去之但露紒而已云禮婦人弔服大夫之妻錫衰者喪服傳云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是大夫之妻弔服錫衰也云士之妻則疑衰與者以士妻無弔服之文故云疑衰與必以疑衰者案周禮司服有錫衰緦衰疑衰錫衰為上緦衰次之疑衰為下案喪服大夫弔服錫衰喪服小記云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則君弔大夫大夫相弔皆錫衰其服同也錫衰之下但有緦衰疑衰天子弔諸侯皆以緦衰弔大夫士以疑衰若諸侯弔大

夫以錫衰弔同姓之士緦衰弔異姓之士疑衰故鄭注文王世子云同姓士緦衰異姓士疑衰以其士自相弔如一皆疑衰故鄭注司服云舊說士弔服素委貌冠朝服此士不以緦衰為弔服者以緦衰是士弔喪服不以弔也故注喪服云士以緦衰為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改其裳以素辟諸侯近庶人弔服而衣猶非也疑衰變其裳以素耳以此言之是士弔服疑衰素裳也故以為士妻弔服疑衰必知弔服夫妻同者以喪服大夫命婦俱以錫衰弔故也云皆吉笄無首素緫者大戴禮文也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注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音義縚吐刀反閱音悅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注誨教爾女也從從謂大

高扈扈謂大廣爾語助音義毋音無後同從音揔高也一音崇又仕江反扈音户廣也大也女音汝大音泰一音勑佐反下大廣已猶大夫重同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注總束髮垂為飾齊衰之總八寸音義榛側巾反木名又士鄰反長直亮反几度長短曰長皆同此音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婦人為舅姑服髽與笄總之法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者之並是語辭也南宮縚妻姑喪謂夫之母也以是夫子兄之女故夫子誨之作髽法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者上爾為女下爾語辭言期之髽稍輕自有常法女造髽時無得從從而大高又無得扈扈而大廣既教以作髽又教以笄總之法其笄用木無定故教之云蓋用榛木為笄其長尺而束髮垂餘之總垂八寸注正義曰知孟僖子之子南宮閱者案左氏昭七年傳云孟僖子將卒召其大夫云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以

事仲尼以南宫為氏故世本云仲孫玃生南宫縚是也云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者論語云以其兄之子妻之是也從從是高之貌狀故楚詞招隱云山氣巃嵷兮石嵯峨則巃嵷是高也扈扈猶廣也爾雅釋山云卑而大扈郭云扈是廣貌也此云無得高廣者謂無得如斬衰髙廣也案喪服傳云總六升長六寸謂斬衰也故此齊衰長八寸也以二寸為差也以下亦當然無文以言之喪服箭笄長一尺吉笄長尺二寸榛笄長尺斬衰齊衰笄同一尺降於吉笄二寸也但惡笄或用櫛或用榛故喪服有櫛笄故夫子稱蓋以疑之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注可以御婦人矣尚不復寢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音義禫大感反比必利反下比及同蔑迷結反

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注加猶踰也疏正義曰此一節

論獻子除喪作樂得禮之宜也依禮禫祭暫縣省樂而不恒作也至二十八月乃始作樂又依禮禫後吉祭乃始復寢當時人禫祭之後則恒作樂未至吉祭而復寢今孟獻子既禫暫縣省樂而不恒作比可以御婦人而不入寢雖於禮是常而特異餘人故夫子善之云獻子加於人一等矣不謂加於禮一等其祥禫之月先儒不同王肅以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為禫二十六月作樂所以然者以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與上文魯人朝祥而莫歌孔子云踰月則其善是皆祥之後月作樂也又閒傳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士虞禮中月而禫是祥月之中也與尚書文王中身享國謂身之中閒同又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是僖公之喪至此二十六月左氏云納幣禮也故王肅以二十五月禫除喪畢而鄭康成則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而作樂復平常鄭必以為二十七月禫者以雜記云父在為母為妻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為母為

妻尚祥禫異月豈容三年之喪乃祥禫同月若以父在為母屈而不伸故延禫月其為妻當亦不申祥禫異月乎若以中月而禫為月之中間應云月中而禫何以言中月乎案喪服小記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學記云中年考校皆以中為間謂間隔一年故以中月為間隔一月也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是也謂大祥者縞冠是月禫謂是此禫月而禫二者各自為義事不相干故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文無所繼亦云是日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者鄭箴膏肓僖公母成風主婚得權時之禮若公羊猶譏其喪娶其魯人朝祥而莫歌及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及夫子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成笙歌并此獻子禫縣之屬皆據省樂忘哀非正樂也其八音之樂工人所奏必待二十八月也即此下文是月禫徙月樂是也其朝祥莫歌非正樂歌是樂之細別亦得稱樂故鄭云笑其為樂速也其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據喪事終

除衰去杖其餘衰未盡故更延兩月非喪之正也王肅
難鄭云若以二十七月禫其歲末遭喪則出入四年喪
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如王肅此難則為母十
五月而禫出入三年小記何以云期之喪二年明小記
所云據喪之大斷也又肅以月中而禫案曲禮喪事先
遠日則大祥當在下旬禫祭又在祥後何得云中月而
禫又禫後何以容吉祭故鄭云二十七月也戴德喪服
變除禮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故鄭依而用焉
鄭以二十八月樂作喪大記何以云禫而內無哭者樂
作矣以禫後許作樂者大記所謂禫後方將作樂釋其
內無哭者之意非謂即作樂大記又云禫而從御吉祭
而復寢間傳何以云大祥居復寢間傳所云者去堊室
復殯宮之寢大記云禫而後御謂禫後得御婦人必待
吉祭然後復寢其吉祭者是禫月值四時而吉祭外而
為之其祝辭猶不稱以其妃配故士虞禮云古祭猶未
配注正義曰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者案襄五年經書

仲孫蔑會吳于善道傳云孟獻子會吳于善道是孟獻子為仲孫蔑也仲稱孟者是慶父之後鄭注論語云慶父�稱死時人為之諱故云孟氏杜預以為慶父是莊公長庶兄庶長故稱孟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注哀未忘音義彈徒丹反十日而成笙歌注踰月且異旬也祥亦凶事用遠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除由外也琴以手笙歌以氣音義笙音生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除喪作樂之限十日而成笙歌者上云彈琴而不成聲此云十日而成笙歌之聲音曲諧和也注正義曰此者解先彈琴後笙歌之意由彈以手手是形之外故曰除由外也祥是凶事用遠日故十日得踰月若其卜遠不吉則用近日雖祥後十日亦不成笙歌以其未踰月也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注譏其早也禮既祥白屨無絇縞冠素紕有子孔子弟子有若音義屨音句組音祖絇其俱反縞古老反又古報反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除喪失禮之事有子孔子弟子有若也蓋是疑辭録記之人傳聞有子既祥而絲屨未知審否意以為實故云蓋既祥而絲屨以組為纓也注正義曰此絲屨組纓禫後之服今既祥而著故云譏其早也云禮既祥白屨無絇戴德喪服變除禮文云縞冠素紕者玉藻文素紕當用素為纓未用組今用素組為纓故譏之案玉藻文云玄冠綦組纓知此非綦組纓者若其綦組為纓則當以玄色為冠若既祥玄冠則失禮之甚不應直譏組纓也案士冠禮冬皮屨夏用葛無云絲屨者此絲屨以絲為飾絇繶純之屬故士冠禮云白屨緇絇繶純纁屨黑絇繶純鄭注屨人云絇屨頭飾繶是縫中紃純緣也此有子蓋亦白屨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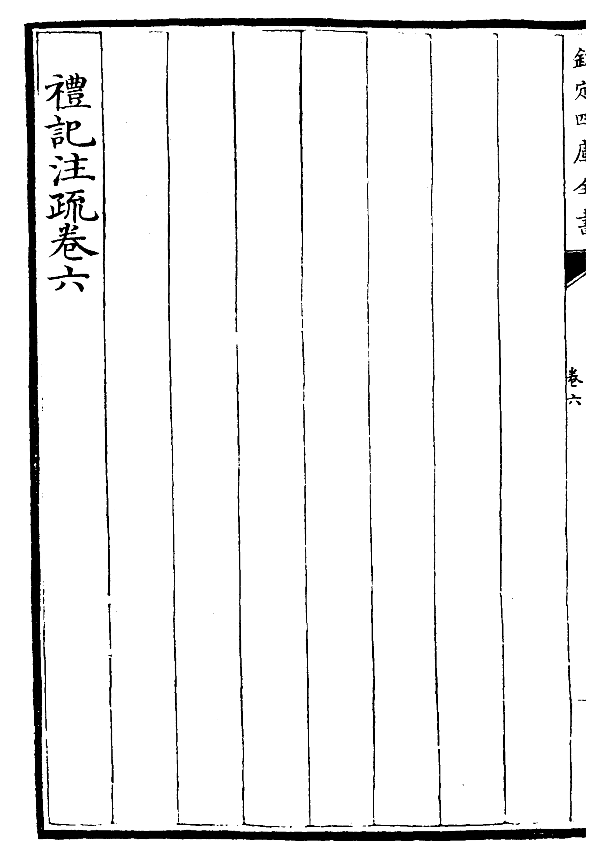
素絲為繐純也

死而不弔者三注謂輕身忘孝也畏注人或時以非罪攻已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厭注行止危險之下音義厭于甲反溺注不乘橋船音義溺奴狄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非理橫死不合弔哭之事畏謂有人以非罪攻已已若不有以解說之而死者則不弔鄭元注引論語以證之明須解說也案世家云陽虎嘗侵暴於匡時又孔子弟子顏刻為陽虎御車後孔子亦使刻御車從匡過孔子與陽虎相似故匡人謂孔子為陽虎因圍欲殺之孔子自說故匡人解圍也自說者謂畀辭遜禮論語注云微服而去謂身著微服潛行而去不敢與匡人鬬以媚悅之也厭謂行止危險之下為崩墜所厭殺也溺謂不

乘橋船而入水死者何胥云馮河潛泳不為弔也除此三事之外其有死不得禮亦不弔故昭二十年衛齊豹欲攻孟縶宗魯事孟縶是時齊豹欲攻孟縶宗魯許齊豹攻之不告孟縶及孟縶被殺而死宗魯亦死之孔子弟子琴張欲往弔之孔子止之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杜預云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是失禮者亦不弔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注行道猶行仁義音義弗除如字徐治慮反子路聞之遂除之疏正義曰庾蔚云子路緣姊妹無主後猶可得反服推己寡兄弟亦有申其本服

之理故於降制已遠而猶不除非在室之姊妹欲申服過期也是子路已事仲尼始服姊喪明姊已出嫁非在室也



禮記注疏卷六

禮記注疏卷六考證

檀弓上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注疏鄭云未忍即主人位也○鄭注士喪禮原文云未忍在主人位也

事君有犯而無隱注既諫人有問其國政者可以語其得失○臣召南按鄭注非也隱是緘默隱匿之謂事君者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故曰有犯而無隱也若謂既諫即可言君之過豈有是理哉孔疏不加糾正何也

疏孔子不仕昭公既先諫○先諫當作未諫

古不修墓○方孝儒曰取乎古而師之者以其合乎情

當乎理也父母之棺暴露而不修何取於古乎其誣

孔子甚矣謂殯于五父之衢亦然

注疏其父梁紇雖為大夫○梁字上脱叔字

喪三年以為極亡句音義王以極字絶句○臣召南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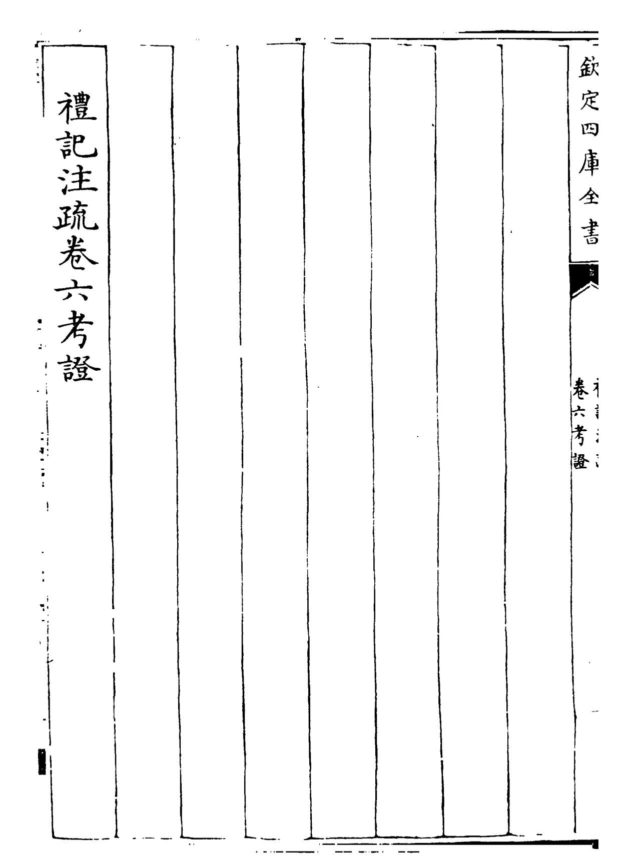
王肅説是亡字當連下句陳澔從之

殯於五父之衢○陳澔曰此經雜出諸子所記不可據

以為實

夏后氏尚黑疏舜以十一月為正尚赤云云○臣召南按三正記之説未可信不如孔安國謂改正朔起自殷周為確堯典以春分為仲春則歲首孟春之建寅曉然也

又疏故禮緯稽命徵云○徵字應作徵



禮記注疏卷六考證

禮記註疏卷七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頴達疏

檀弓上

大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注齊大公受封留為大師死葬於周子孫生焉不忍離也五世之後乃葬於齊齊曰營丘音義大音泰注及下注大史公皆同離力智反下相離同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注言其似禮樂之義音

義 樂樂並音岳一讀下五教反又音洛 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注 正丘首正首丘也仁恩也音義 首手又反注同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忠臣不欲離王室之事大公封於營丘者周之大師大公封於營丘及其死也反葬於鎬京陪文武之墓其大公子孫比及五世雖死於齊以大公在周其子孫皆反葬於周也言反葬者既從周嚮齊今又從齊反往歸周君子善其反葬似禮樂之意故云先王制禮樂者樂其所自生謂變樂己之王業所由生以制樂名若舜變樂其王業所由能紹堯之德即樂名大韶禹變樂其王業所由治水廣大中國則樂名大夏禮不忘其本者謂先王制禮其王業根本由質而興則制禮不忘其本而尚質也若王業根本由文而興制禮尚文也是不忘其本也禮之與樂皆是重本今反葬於周亦是重本故引禮樂以美之君子既引禮樂又引古之人有遺言云狐死正

丘首而嚮丘所以正首而嚮丘者丘是孤窟穴根本之處雖狼狽而死意猶嚮此丘是有仁恩之心也今五世反葬亦仁恩之心也但樂之與禮兩文相互樂云樂其所自生則禮當云反其所自本禮云不忘其本則樂當云不忘其生也樂云樂其所自生者初生王業因民之所樂而得天下也今王者制樂自愛樂己之所由得天下樂者是王者自樂不據民之所樂也注正義曰知留為大師者案詩大雅云維師尚父毛傳云師父師也史記齊世家云大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也四嶽之後尚佐武王伐紂為大師云死葬於周子孫是大公所生焉故不忍離其先祖非謂子孫生在於周子孫生焉者不忍離其生處必五世者五世之外則服盡也然觀經及注則大公之外為五世便是玄孫之子服盡亦反者其實反葬正四世知者案世本大公望生丁公伋伋生乙公得得生癸公慈母慈母生哀公不臣案齊世家哀公荒淫被紀侯譖之周周夷王烹哀公亦葬周也哀公是大

公玄孫哀公死弟胡公靖立靖死獻公山立山死武公壽立若以相生為五世則武公以上皆反葬於周若以為君五世則獻公以上反葬周二者未知孰是云齊曰營丘者地理志云臨淄縣齊大公所封棊釋丘云水出其前而左曰營丘以水營遶故曰營丘然周公封魯其子孫不反葬於周者以其有次子在周世守其采地則其春秋周公是也故鄭康成作詩譜云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下云延陵季子葬於嬴博之間者古禮也故舜葬蒼梧周則族葬故冢人云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是也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注伯魚孔子子也名鯉猶尚也音義期音基鯉音里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

曰嘻其甚也注嘻悲恨之聲音義與音餘下餘閒也與同嘻許其反又於其反

伯魚聞之遂除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過哀之事注正義曰悲恨之聲者謂非責伯魚悲恨之聲也時伯魚母出父在為出母亦應十三月祥十五月禫言期而猶哭則是祥後禫前祥外無哭于時伯魚在外哭故夫子怪之恨其甚也或曰為出母無禫期後全不合哭

舜葬於蒼梧之野注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書說舜曰陟方乃死蒼梧於周南越之地今為郡音義梧音吾陟知力反升也

蓋三妃未之從也注古者不合葬帝嚳而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餘三小者為次妃帝

堯因馬至舜不告而取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取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二十七為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音義嚳苦毒反高辛氏帝也騷素刀反一音蕭湘音相差初佳反又初宜反嬪婢人反

季武子曰周公盖祔注祔謂合葬合葬自

周公以來音義祔音父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古者不合葬之事舜葬於蒼梧之野者舜南巡守因征有苗而死以古代不合葬且天下為家故遂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者從猶就也古不合葬故舜之三妃不就蒼梧與舜合葬也云蓋者錄記之人傳云舜時如此未知審悉故云蓋未之從者記人以周公始祔舜時未有此禮故云未之從也記者既論古不合葬與周不同引季武子之言云周公以來蓋始祔葬祔即合也言將後喪合前喪武子去周公不遠無可疑亦云蓋者意有謙退不敢指斥事雖不疑亦云蓋也故孝經夫子云蓋天子之孝也蓋諸侯之孝也非是不知謙為疑辭注正義曰鄭案淮南子云舜征三苗而遂死蒼梧史記云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守崩于蒼梧之野葬于九疑山是為零陵案尚書竄三苗于三危在西裔今舜征有苗乃死於蒼梧者張逸答焦氏問云初竄西裔後分之在南野漢書地理志有蒼梧郡是今為

郡名也知帝嚳立四妃者案大戴禮帝繫篇云帝嚳卜四妃之子皆有天下長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生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生契次妃陳豐氏之女曰慶都生堯次妃娵訾氏之女曰常宜生帝摯帝嚳崩帝摯即位摯崩而堯立鄭此注用帝繫之文稷為堯之異母弟也及注詩生民之篇與此異也以為姜嫄是高辛之世妃謂高辛後世子孫之妃用命歷序之文以為帝嚳傳十世姜嫄是帝嚳十世以後子孫之妃云象后妃四星案援神契云辰極橫后妃四星縱曲相扶案祭法云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明象星立妃也云帝堯因焉者以此經云舜三妃未之從明堯亦四妃也云舜不告而取者案孟子萬章問孟子云舜不告而取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取父母終不為取妻是絕其後也云但三妃而已者案帝王世紀云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霄明燭光是也云離騷所歌湘夫人者案楚辭九歌第三曰湘夫人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

兮愁予是也王逸注離騷云娥皇女英墮湘水溺焉又秦紀云死而葬焉非溺也山海經以為二女此云三者當以記為正山海經不可用云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者案昏義后一夫人三是也若然案鄭注尚書帝乙妾生微子後立為正妃生紂殷已有后者謂三妃裏之正仍無后也云夫人也者即舜之三妃也嬪也者即夏所增九女也世婦也者即殷所增二十七人也女御也者即周所增八十一人也自夏以下節級三倍加之也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注見曾元之辭易簀矯之以謙儉也禮死浴於適室音義爨七亂反矯居表反儉其檢反適丁歷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曾子故為非禮以正其子也注正義曰案上易簀之後反席未安而沒焉得有浴爨室遺語者以反席之前欲易之後足可有言但記文不備必知謂曾元之辭易簀故矯之者曾子達禮之人應須浴於正寢今乃浴於

爨室明知意有所為故云犒之也云禮死浴於適室者士喪禮死於適室下云甸人掘坎於階間為塈於西牆下新盆槃瓶造於西階下乃浴於適室也於爨室為謙無甸人掘坎為塈之事是儉也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注許其口習故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遭喪廢業之事大功廢業者業謂所學習業則身有外營思慮他事恐其忘哀故廢業也誦則在身所為其事稍靜不慮忘哀故許其口習言或曰者以其事疑故稱或曰然録記之人必當明禮應事無疑使後世作法今檢禮記多有不定之辭仲尼門徒親承聖旨子游裼裘而弔曾子襲裘而弔又小斂之奠或云東方或云西方同母異父昆弟魯人或云為之齊衰或云大功其作記之人多異云蓋多云或曰皆無指的並設疑辭者以周公制禮永世作法時經幽厲之亂又遇齊晉強國異家殊樂崩禮壞諸侯奢僭典法訛舛是以普天率

士不閑禮教故子思聖人之肖不喪出母隨武子晉之賢相不識殽烝作記之人隨後撰録善惡兼載得失倫書但初制禮之時文已不具畧其細事舉其大綱況乃時經離亂日月懸遠數百年後何能曉達記人所以不定止為失禮者多推此而論未為怪也亦兼有或人之言也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注申祥子張子欲使執喪成己志也死之言澌也事卒為終消盡為澌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曰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未聞孰是音義語魚據反澌本又作斯音賜下同顓音專近附近之近

吾今日其庶幾乎注言易成也音義易以豉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子

張將終戒勗其子之事子張病困召子申祥而語之曰若君子之死謂之為終言但身終功名尚在若小人之死但謂之為死無功名可録但形骸澌盡也子張言此欲令子執治其喪每事從禮使我得成君子吾今日其庶幾乎者庶幸也幾冀也言吾若平生為惡不可幸冀為君子之人吾既平生以善自修今日將死其幸冀為君子乎汝但執喪成禮以助我意則功名得存但身終而已注正義曰知申祥子張子者以病而召之與曾子名元申同故知子張子也云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者案史記太史公姓司馬名談前漢人作太史官修史未成而卒其子遷續成史記作仲尼七十二弟子傳云子張姓顓孫今曰申祥者謂今禮記作申祥云周秦之聲二者相近者謂周國秦國之人言申與顓聲音相近今不知顓是不知申是故云未聞孰是也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注不容改新閣庋藏食

物音義奠田練反閣音各庋字又作庪同九毀反又居偽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初死奠之所用之事始死之奠者鬼神所依於飲食故必有祭酹但始死未容改異故以生時庋閣上所餘脯醢以為奠也士喪禮復魄畢以脯醢升自阼階奠于尸東此之謂也注正義曰閣架橙之屬人老及病飲食不離寢恐忽須無常故並將近置室裏閣上也若死仍用閣之餘奠者為時期切促急令奠酹不容方始改新也

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注譏之也位謂以親疏敘列哭也委巷猶街里委曲所為也音義街音佳

子思之哭嫂也為位注善之也禮嫂叔無服音義嫂悉早反注同

婦人倡踊注有服者娣姒婦小功倡先也音義倡昌

尚反注同踊音勇娣姒大計反下音似

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注說者云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亦無服過此以往獨哭不為位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無服為位哭之禮小功不為位也者曾子以為哭小功之喪當須為位時有哭小功不為位者故曾子非之云若哭小功不為位者是委細屈曲街巷之禮言禮之末略非典儀正法既言其失乃引得禮之人子思之哭嫂為親疏之位於時子思婦與子思之嫂有小功之服故子思之婦先踊子思乃隨之而哭非直子思如此其申祥哭妻之兄弟言思亦然是亦如子思也注正義曰知位謂親疏敘列者以其子思哭嫂為位下云婦人倡踊婦人既在先明知為位也云委巷猶街里委曲所為也者謂庶人微賤在街巷里邑委細屈曲所為不能方正也此子思哭嫂是孔子之孫以兄先死故有嫂也皇氏以為原憲字子

思若然鄭無容不注鄭既不注皇氏非也孔氏連叢云一子相承以至九世及史記所說亦同者不妨雖有二子相承者唯存一人或其兄早死故得有嫂且雜說不與經合者非一也案喪服小功章娣姒婦報傳云弟長也鄭注娣姒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婦謂稚婦為娣婦娣婦謂長婦為姒婦謂據婦年之長幼則不據夫年之大小故成十一年左傳云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穆姜魯宣公夫人聲伯之母魯宣公弟叔肸之妻是弟妻為姒又昭二十八年左傳云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子容之母伯華之妻也長叔姒是伯華之弟叔肸之妻是亦謂弟妻為姒也皆不繫夫身長幼云倡先也者案詩云倡予和女是倡為先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者謂妻之親昆弟也自此以外皆不為位故奔喪禮哭妻之黨於寢鄭引逸奔喪禮云一哭而已不為位矣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注縮從也今禮制衡讀為橫今冠橫縫以其辟積多音義縮所六反縫音逢又扶用反下同衡依注音橫華彭反從子容反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注解時人之惑喪冠縮縫古冠耳音義解佳買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記者解時人之惑也古者自殷以上也縮直也殷以上質吉凶冠皆直縫直縫者辟積襵少故一一前後直縫之今也衡縫者今周也衡橫也周世文冠多辟積不復一一直縫但多作襵而并橫縫之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者周吉冠文故多積襵而橫縫也若喪冠質猶疏辟而直縫是喪冠與吉冠相反故云喪冠之反吉也而時人因謂古時亦喪冠與吉冠反故記者釋云非古也正是周世如此耳古則吉凶冠同從縫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注言已以疾時禮而不如音義伋音急漿子良反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注為曾子言難繼以禮抑之音義俯音甫跂丘豉反為于偽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曾子疾時居喪不能以禮子思以正禮抑之之事曾子謂子思伋誇已居親之喪能行於禮故云吾水漿不入於口七日意疾時人行禮不如已也故子思以正禮抑之云古昔先代聖王制其禮法使後人依而行之故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跂而及之以水漿不入於口三日尚以杖扶病若曾子之言即後人難為繼也

曾子曰小功不稅注據禮而言也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然小功輕不服音義稅徐他外反注同上時掌反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注言相離遠者聞之恒晚而可乎注以己恩怪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曾子怪於禮小功不著稅服之事曾子以為依禮小功之喪日月已過不更稅而追服則是遠處兄弟聞喪恒晚終無服而可乎言其不可也曾子仁厚禮雖如此猶以為薄故怪之此據正服小功也故喪服小記云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其餘則否鄭康成義若限內聞喪則追全服若王肅義限內聞喪但服殘日若限滿即止假令如王肅之義限內秪少一日乃始聞喪若其成服服未得成即除也若其不服又何名追服進退無禮王義非也

伯高之喪注伯高死時在衛未聞何國人孔氏之使者未至注謂賻賵者音義使色吏反賻音附賵芳用反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注冉子孔子弟子冉有攝猶貸也音義乘繩證反四馬曰乘貸他代反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注徒猶空也禮所以副忠信也忠信而無禮何傳乎音義副音仆傳直專反一本作傳音附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禮所以副忠信之事各依文解之孔子曰異哉者孔子既聞冉有貸之行禮故怪恨之云空使我不得誠信行禮於伯高注正義曰案仲尼弟子傳冉有名求魯人也攝猶貸也謂冉子見孔子使人未至貸之以束帛乘馬而行禮徒猶空也者忠信由心禮在外貌若內無忠信禮何所施

故云忠信而無禮謂無忠信也既無忠信禮何傳乎言不可傳行也冉有代孔子行弔非孔子本意是非孔子忠信虛有弔禮若孔子重遣人吏弔即彌為不可故云空使我不得誠信行禮於伯高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注赴告也凡有舊恩者則使人告之孔子曰吾惡乎哭諸注以其交會尚新音義惡音烏惡乎猶於何也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注別親疏也音義別彼列反下同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注別輕重也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注已猶大也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注本於恩

哭於子貢寢門之外音義夫舊音扶皇如字謂丈夫即伯高見如字皇賢遍反遂命子貢為之主注明恩所由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注異於正主音義為于偽反下注為其疾為褻為我我為皆同來者一本作為爾哭也來者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親疏所哭之處各依文解之曰為爾哭也來者夫子既命子貢為主又教子貢拜與不拜之法若與女相知之人為爾哭伯高之故而來弔爾者則爾拜之若與伯高相知而來哭者女則勿拜也凡喪之正主知生知死來者悉拜今與伯高相知而來不拜故鄭云異於正主注正義曰兄弟親父友疏必哭諸廟及廟門外者兄弟是先祖子孫則哭之於廟此殷禮周則哭於寢故雜記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之側室若無殯當哭諸正寢父之友與父同志故哭諸廟門外非先祖之親

故在門外也別輕重也者師友為重所知為輕所以哭師於寢寢是已之所居師又成就於已故哭之在正寢此謂殷禮若周禮則奔喪云師哭諸廟門外故鄭荅趙商之問亦以為然孫炎云奔喪師哭諸廟門外是周禮也依禮而哭諸野若不依此禮則不可故下云惡野哭者以違禮為野哭也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注增以香味為其疾不嗜食音義滋音咨嗜市志反以為薑桂之謂也注為記者正曾子所云草木滋者謂薑桂音義薑居良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居喪有疾得食美味之事注正義曰知非曾子之言而云為記者以上云草木之滋焉下云以為薑桂之謂也是解上草木之滋豈可曾子自言還自解乎故以為記者正曾子之言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注明目精音義而喪息浪反下喪明喪爾明同

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注痛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注怨天罰無罪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注言其有師也洙泗魯水名音義女音汝下同洙音殊泗音四洙泗二水名退而老於西河之上注西河龍門至華陰之地音義華徐胡化反

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注言其不稱師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注言居親喪無異稱

音義稱尺證反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注言隆於妻子而
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注
謝之且服罪也音義與音餘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注
羣謂同門朋友也索猶散也音義離羣羣朋友也上音詈索悉各反猶散也下注索居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子夏恩隆於子之事案仲尼弟子傳云子夏姓卜名商魏人也哀喪其
子而哭喪失其明曾子是子夏之友故云朋友喪明則
哭之子子夏喪子之時曾子已弔今為喪明更弔故曾子
先哭子夏始哭云疑女於夫子者既不稱其師自為談
說辨慧聰睿絕異於人使西河之民疑女道德與夫子
相似皇氏言疑子夏是夫子之身然子夏魏人居在西
河之上姓卜名商西河之民無容不識而言是魯國孔

丘不近人情皇氏非也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注似有疾音義晝知又反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注似有喪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注大故謂喪憂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注內正寢之中音義齊側皆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君子居處當合於禮各依文解之非致齊也者平常無事之時或出或入雖晝居於外亦有入內時雖夜居於內亦有出外時唯致齊與疾無間晝夜恒居於內故云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注正義曰上文云夜居於外弔之可也鄭云似有喪此注兼云憂者以其文云大故語意既寬非獨喪也故周禮每云國有大故皆據寇戎災禍故此兼云憂也身既有憂而夜在

於外者既憂禍難不暇入内或與臣下外人夜裏在外圖謀禍患此謂中門外也故禮斬衰及期喪皆中門外為廬堊室是有喪夜居中門外也内正寢之中者恐内是燕寢故云正寢之中必知正寢者以其經云非致齊不居於内致齊在正寢疾則或容在内寢若危篤亦在正寢上文云晝居於内問其疾可也不問齊者齊是為祭之事衆所共知不須問也此齊在内祭統云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内對夫人之寢為外内耳

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注子臯孔子弟子名柴泣血三年注言泣無聲如血出未嘗見齒注言笑之微音義見賢遍反君子以為難注言人不能然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高柴居喪過禮之事各依文解之君子以為難者君子以高柴所為凡人難可為之何者凡人發聲始涕出樂至為大笑今高柴恒能

如此餘人不能故為難也注正義曰案史記孔子弟子傳高柴鄭人字子臯言泣無聲如血出者凡人涕淚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也今子臯悲無聲其涕亦出如血之出故云泣血言笑之微者既云泣血三年得有微笑者凡人之情有哀有樂哀至則泣血樂至則微笑凡人大笑則露齒本中笑則露齒微笑則不見齒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注惡其亂禮不當物謂精麄廣狹不應法制音義衰七雷反下同後五服之衰皆放此不復音當丁浪反注同惡烏路反麄本又作麤七奴反狹音洽應應對之應

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注為褻喪服邊偏倚也音義褻息列反倚於彼反又於寄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衰裳升數形制必須依禮及著服不得為褻之事各依文解之衰與其不當物也者此語乃通於五服而初

發斬衰也衰喪服也當猶應也物謂升縷及法制長短幅數也衰以表情故制有法度若精麤不應廣狹乖法便為失禮故云寧無衰也是雖有不如無也齊衰不以邊坐者因上寧無衰以廣其事也邊坐謂偏倚也喪服宜敬坐起必正不可著衰而偏倚也齊衰輕既不倚斬衰重不言亦可知也大功不以服勤者大功雖輕亦不可著衰服以為勤勞事也齊衰言不邊坐則大功可也大功不勤則齊衰固不可而小功可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注前日君所使舍己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注賻助喪用也騑馬曰驂

音義說本又作稅同他活反徐又始銳反下及注同驂七南反央服馬也騑芳非反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注言

說驂大重比於門人恩為偏頗音義頗破多反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注遇見也舊館人恩雖輕我入哭見主人為我盡一哀是以厚恩待我我為出涕恩重宜有施惠音義鄉本又作嚮許亮反出如字徐尺遂反涕音體施始豉反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注客行無他物可以易之者使遂以往音義惡烏路反夫音扶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欲示人行禮副忠信之事各依文解之夫子曰者以子貢不欲說驂故夫子語其說驂之意云我所說驂者我鄉者入而哭之遇值主人盡於一哀是厚恩待我我為之出涕既為出涕當有厚施予惡夫涕之無從者謂我感舊館人恩深涕淚交

下豈得虛恵然客行更無他物易換此馬女小子但將驂馬以行之副此涕涕淚然論語云顏回之喪子哭之慟慟比出涕慟則為甚矣又舊館之恩不得比顏回之極而說驂於舊館惜車於顏回者但舊館情疏厚恩待我須有賵賻故說驂賻之顏回則師徒之恩親乃是常事則顏回之死必當以物與之顏路無厭更請賣車為椁以其不知止足故夫子抑之注正義曰知非舊所經過主人必以為君所使舍己者若是經過主人當云遇舊主人之喪故禮稱皆云主人是以左傳云以為東道主又云昔吾主於趙氏皆主人為主今此云館人明置館舍於己故以為君所使舍己者賻助喪用也者謂助生者喪家使用故既夕禮知死者贈知生者賻是賻為助生也熊氏以此賻助喪用謂助死者因云賻得生死兩施熊氏非也案隱元年穀梁傳云錢財曰賻此用馬者即財也故少儀云賻馬不入廟門云騑馬曰驂者說文云騑旁馬是在服馬之旁又詩云騏馵是中騧驪是驂

驂在外也孔子得有驂馬者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馬諸侯四大夫三士二故毛詩云天子至大夫皆駕四孔子既身為大夫若依王度記則有一驂馬也若依毛詩說則有二驂馬也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注慕謂小兒隨父母啼呼疑者哀親之在彼如不欲還然音義識式志反又音式下及注章識皆同呼火故反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注速疾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注哀戚本也祭祀末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喪禮以哀戚為本之事各依文解

之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者子貢之意葬既已竟神靈須安豈如速反虞祭安神乎但哀親在彼是痛切之本情反而安神是祭祀之末禮故下文夫子不許注正義曰言慕如小兒啼呼者謂父母在前嬰兒在後恐不及之故在後啼呼而隨之今親喪在前孝子在後恐不速及如嬰兒之慕疑者謂凡人意有所疑則傍徨不進今孝子哀親在外不知神之來否如不欲還然故如疑問喪云其反也如疑鄭注云疑者不知神之來否與此相兼乃足

顏淵之喪饋祥肉注饋遺也音義饋其位反遺于季反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注彈琴以散哀也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注效孔子

也音義拱恭勇反做本又作效胡敎反下同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注嗜貪音義嗜市志反注同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注復正也喪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拱手之禮注正義曰此旣凶事尚右吉事尚左案特牲少牢吉祭皆載右胖士虞禮是凶事載左胖者取義不同吉祭載右胖者從地道尊右士虞禮凶祭載左胖者取其反吉故士虞禮設洗于西階西南鄭注反吉是也孔子蚤作注作起音義蚤音早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注欲人之怪己音義曳羊世反亦作抴消搖本又作逍遥歌曰泰山其頽乎注泰山衆山所仰音義頽徒回反梁木其壞乎注梁木衆木所

放音義放方兩反哲人其萎乎注哲人亦衆人所仰放也以上二句喻之萎病也詩云無木不萎音義萎本又作委同紆危反注同既歌而入當戸而坐注蚤坐急見人也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注覺孔子歌意殆幾也音義幾音祈又音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注坐則望之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注以三

王之禮占已夢音義作才故反楹音盈夾本又作俠古洽反下注同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閒注是夢坐兩楹之閒而見饋食也言奠者以為凶象疇發聲也昔猶前也音義食如字又音嗣疇直留反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注孰誰也宗尊也兩楹之閒南面鄉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今無明王誰能尊我以為人君乎是我殷家奠殯之象以此自知將死音義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治直吏反坐才卧反又如字處昌慮反蓋寢疾七日而没注明聖人知命疏正義

曰此一節論孔子自說死之意狀各依文解之泰山至安放者上既云云泰山梁木哲人三句今子貢所云泰山其頹云吾將安仰梁木哲人摠云吾將安放者以泰山梁木共喻哲人子貢意在忽遽不暇句句別言故直引梁木哲人相喻而足摠云吾將安放夏后至之也者夏后氏殯於東階則猶在阼周人殯於西階則猶賓之夏與周並言猶者以其既死無所知識孝子不忍以生禮待之猶尚阼階以為主猶尚西階以為賓客故言猶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不云猶者庾蔚云東階西階平生賓主所行禮之處故云猶兩楹之間生無此禮故不云猶然禮賓主敵者授受於兩楹之間又是南面聽朝之處庾云生無此禮於義疑也葢以夫子夢在兩楹而見饋食知是凶象無聽朝之事不得云則猶尊之以有賓主二事故云與也鄭注考工記宗廟路寢制如明堂周之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則五室每室二筵則五室之外堂上窄狹得容殯者以路寢廣大故得容之其上

圓下方五室之屬如明堂月令明堂具觧注正義曰杖以扶身恒在前而用今乃反手卻後以曳其杖示不復杖也又夫子禮度自守貌恒矜莊今乃消搖放蕩以自寛縱皆是特異尋常凌旦如此故云欲人之怪己杖曳於後示不復用消揺寛縱示不能以禮自持並將死之意狀梁木衆木所放者衆木榱桷之屬依放橫梁乃存立放則依也故論語云放於利而行注曰放依也泰山梁木並指他物哲人其萎指夫子之身以二物比己故云以上二句喻之云詩云無木不萎者此小雅谷風刺幽王之詩言天下俗薄朋友道絶其詩云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證萎病蚤坐急見人也者君子尋常不自當户己歌而入即當户而坐故云蚤坐坐不在隱處是急欲見人言奠者以爲凶象者時夫子夢見饋食不夢凶奠也但奠禮既死之後未葬之前柩仍在地未立尸主唯奠停飲食故云奠也孰誰也釋詁文禮有大宗小宗故云宗尊也知兩楹之間人君聽治正坐之處者案覲禮

天子負斧依南面又顧命云牖間南嚮是天子兩楹治事之處也每日視朝雖在路門外退坐當路寢兩楹也其諸侯視朝亦南面知者以諸侯一國之尊故論語云雍也可使南面鄭注言任諸侯治也則在路寢南面聽政若其燕饗則在阼階西面燕禮大射是也案莊子聖人無夢莊子意在無為欲令静寂無事不有思慮故云聖人無夢但聖人雖異人者神明同人者五情五情既同焉得無夢故禮記文王世子有九齡之夢尚書有武王夢協之言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注無喪師之禮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顔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注無服不為衰弔服而加麻心喪三年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弟子為師喪制之禮各依文解之門人疑所服者依禮師喪無服其事分明今夫子之喪門人疑者以夫子聖人與凡師不等當應特加喪禮故疑所服注正義曰知為師弔服加麻者案喪服朋友麻其師與朋友同故知亦加麻也必知喪師與朋友同者案下云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是弟子相為與為夫子同但經出與不出有異明其服同也云弔服而加麻麻謂經與帶也皆以麻為之故云加麻也又喪服緦麻章云朋友麻鄭云朋友雖無親而有同道之恩相為服緦之經帶是也鄭知服緦之經帶者緦為五服之輕又與錫衰等同為弔服之限故知緦之經帶也論云為師及朋友皆既葬除之案司服云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鄭司農云錫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鄭康成云無事其縷哀在內以服稍重故但治事其布不治事其縷鄭司農又云緦十五升布去其半有事

其縷無事其布鄭康成云無事其布哀在外以其稍輕故得治縷也司農又云疑衰十四升康成云疑之言擬也擬於吉服謂比擬吉服十五升也首服弁經者鄭注司服云弁經如爵弁而素加環經鄭知如爵弁者見下文云殷人哻而葬又云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哻是祭冠也故知弁經是爵弁也知加環經者以雜記云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天子弔諸臣之服無問當事與不當事皆弁經也諸侯以錫衰為弔服但首服有異弔他國皆首服皮弁故喪服小記云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是也若弔己臣當事則弁經故服問云公弔當事則弁經於士雖當事亦皮弁諸侯雖以錫衰為常弔之服其弔士亦有緦衰疑衰故鄭注文王世子云同姓之士則緦衰異姓之士則疑衰卿大夫亦以錫衰為弔服當事亦弁經故鄭注喪服云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為弔服當事乃弁經否則皮弁辟天子也其士之弔服則疑衰故鄭注喪服云士以緦衰為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

舊說以為士弔服布上素下鄭注云此實疑衰也改其裳以素辟諸侯也當事亦弁絰故鄭注喪服云士弁絰皮弁之時如卿大夫凡弔服惟有弁絰皆無帶也知無帶者周禮司服及服問但云弁絰不云帶故知然也其朋友之服諸侯及大夫等則皆疑衰故鄭注喪服云朋友之相為服則士弔服也既特云士弔服明諸侯大夫等皆用士之弔服唯加緦之絰帶為異耳是以喪服朋友麻鄭注云服緦之絰帶又下文云子游襲裘帶絰而入鄭注云所弔者朋友是朋友相為加帶凡朋友相為者雖不當事亦弁絰故下文云羣居則絰是也其庶人鄭注喪服云庶人不爵弁則其弔服素冠委貌鄭注不顯所著之服文承疑衰素裳之下則庶人亦用疑衰或者庶人布深衣當服布深衣冠素委貌也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注公西赤孔子弟子字子華

志謂章識飾棺牆注牆之障柩猶垣牆障家置翣注牆柳衣翣以布衣木如攝與音義置知吏反翣所甲反衣於既反攝所甲反又所洽反與音餘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注夫子雖殷人兼用三王之禮尊之披柩行夾引棺者崇牙旌旗飾也綢練以練綢旌之杠此旌葬乘車所建也旌之旒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旐爾雅說旌旗曰素錦綢杠音義披彼義反綢吐刀反韜也徐直留反注同旐直小反杠音江竿也乘繩證反廣光浪反凡度廣狹曰廣他皆放此幅方木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之喪送葬用三王之禮各依文解之飾棺至夏也者孔子之喪公

西赤以飾棺榮夫子故為盛禮備三王之法以章明志
識焉於是以素為褚褚外加牆車邊置翣恐柩車傾虧
而以繩左右維持之此皆周之法也其送葬乘車所建
旌旗刻繒為崇牙之飾此則殷法又韜盛旌旗之竿以
素錦於杠首設長尋之旐此則夏禮也既尊崇夫子故
兼用三代之飾也注正義曰案仲尼弟子傳云公西赤
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鄭云魯人也牆柳衣者牆之
障柩猶垣牆障家故謂障柩之物為牆障柩之物即柳
也外旁帷荒中央材木摠而言之皆謂之為柳也縫人
注云柳聚也諸飾所聚前文注云牆柳者以經直云周
人牆置翣文無所對故注直云牆柳也此文為下對設
披設崇設旐之事皆委曲備言故亦委曲辭之故注云
牆柳衣也其實牆則柳也雜記喪從外來雖非葬節以
裳帷障棺亦與垣牆相似故鄭注不毀牆之下云牆裳
帷也皆望經為義故三注不同云翣以布衣木者鄭注
喪大記云漢禮翣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

角高衣以白布畫雲氣柄長五尺云如䎁與者䎁與漢時之扇與疑辭鄭恐人不識翣體故云如今䎁與披柩行夾引棺者案喪大記國君纁披六鄭云設之於旁所以備傾虧也故此云披柩行夾引棺者云崇牙旌旗飾也者對下綢練設旐故為旌旗飾也謂旌旗之旁刻繒為崇牙殷必以崇牙為飾者殷湯以武受命恒以牙為飾云此旌葬乘車所建也者案既夕禮陳車門內右北面乘車載旜道車載朝服槀車載蓑笠故知此旌乘車所建也凡送葬之旌經文不具案既夕士禮而有二旌一是銘旌是初死書名於上則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書名於末曰某氏某之柩置於西階上葬則在柩車之前至壙與茵同入於壙也二是乘車之旌則既夕禮乘車載旜亦在柩之前至壙柩既入壙乃斂乘車所載之旌載於柩車而還故鄭注既夕禮云柩車至壙祝脫載除飾乃斂乘車道車槀車之服載之而還不空以歸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此是士之二旌也其大夫諸侯則無

文其天子亦有銘旌與士禮同故司常云大喪共銘旌鄭注云王則大常也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初死亦置於西階將葬移置於茵從遣車之後亦入於壙也是其一旌也司常又云建廞車之旌廞謂興作之則明器之車也其旌則明器之旌上則陳建於遣車之上行則執之以從遣車至壙從明器而納之壙中此二旌也案士禮既有乘車載旜攝孤卿之旜則天子亦當有乘車載大常謂以金路載之至壙載之而歸但禮文不具耳此其三旌也然則天子三旌也士以禮無遣車故無廞車之旌但二旌耳諸侯及大夫無文熊氏以為大夫以上有遣車即有廞旌並有三旌也云旌之旒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旐者爾雅釋天文引之者證經中設旐夏也案鄭注明堂位云有虞氏當言緌夏后氏當言旂以此差之古代尚質有虞氏但注旄竿首未有繒帛故云緌也夏后漸文故有素錦綢杠又垂八尺之旐故夏云旂也旂是大古名非交龍之旂周則文物大備旂有九等

垂之以縿緌之以旒又有交龍之旂龜蛇之旐與夏不同夏雖八尺之旐更無餘飾又引爾雅素錦綢杠者亦爾雅釋天文引之者證經文綢練練則素錦用以為綢杠也

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注志亦謂章識褚幕丹質注以丹布幕為褚葬覆棺不牆不翣音義褚張呂反幕音莫褚幕覆棺者

蟻結于四隅注畫褚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交錯蟻蚍蜉也殷之蟻結似今蛇文畫音義蟻魚綺反又作蛾蚍避尸反徐扶夷反蜉音浮

殷士也注學於孔子傚殷禮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弟子送葬車飾學孔子行殷禮之事各隨文解之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公明儀是其弟子亦如公西赤為章識焉

此公明儀又為曾子弟子故祭義云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是也褚幕丹質者褚謂覆棺之物若大夫以上其形似幄士則無褚今公明儀尊敬其師故特為褚不得為幄但似幕形故云褚幕以丹質之布而為之也蟻結者蟻蚍蜉也又於褚之四角畫蚍蜉之形交結往來故云蟻結於四隅所以不牆不翣者用殷禮也所以畫蟻者殷禮士葬之飾也棺蓋亦或取蚍蜉夫子聖人雖行殷禮弟子尊之故葬兼三代之禮今公明儀雖尊其師祗用殷法不牆不翣唯特加褚幕而已上葬夫子用三代之飾案士喪禮既非聖人亦用夏祝商祝彼謂祝習夏禮商禮總是周祝也故鄭注士喪禮云夏祝祝習夏禮者也夏人教以忠其於養宜故主饋食商祝祝習商禮者商人教之以敬於接神宜故主衣服襲斂周人之喪皆有夏商二祝與夫子用三代之禮其義不同夫子用三代之禮不為僣者用其大夫之禮耳必用三代者夫子聖人德備三代文物故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注雖除喪居處猶若喪也干盾也音義仇音求讐也苫始占反草也枕之鴆反盾本又作楯食允反又音允弗與共天下也注不可以並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注言雖適市朝不釋兵音義朝直遥反注同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注為負而廢君命音義銜音咸使色吏反為于偽反下為其負相為同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注魁猶首也天文北斗魁為首杓為末音義從如字徐

才用反魁苦回反杓必遥反又匹遥反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注為其負當成之音義陪步回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親疏執仇之法各依文解之遇諸市朝者上既云不仕得有遇諸朝者身雖不仕或有事須入朝故得有遇諸朝也不反兵而鬭者言執殺之備身常帶兵雖在市朝不待反還取兵即當鬭也然朝在公門之内兵器不入公門身得持兵入朝者案閽人掌中門之禁但兵器不得入中門耳其大詢衆庶在臯門之内則得入也且朝文既廣設朝或在野外或在縣鄙鄉遂但有公事之處皆謂之朝兵者亦謂佩刀已上不必要是矛戟皇氏以為市朝正謂市也市有行肆似朝故謂市朝此辭非也曲禮上唯云不與共戴天文不備也曲禮上云兄弟之讐不反兵此父母之仇云不反兵又此昆弟之仇不云不反兵者父母與昆弟之仇皆不反兵曲禮上昆弟之讐云不反兵者謂非公事或不仕者故恒執

持殺之備此文昆弟之仇據身仕為君命出使遇之不鬬故不得云不反兵也二文相互乃足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者謂從父昆弟之仇既不為報仇魁首若主人能自報之則執兵陪助其後注正義曰負猶不勝也為其鬬而不勝廢君命也下注云為其負當成之負亦謂不勝也天文北斗魁為首杓為末者案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是魁為首杓為末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注尊師也出謂有所之適然則凡弔服加麻者出則變服音義經大結反羣居則經出則否注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為朋友服子夏曰吾離羣

而索居

易墓非古也注易謂芟治草木不易者丘陵也音義易以豉反注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墓内不合芟治之事注芟所銜反疏正義曰墓謂冢旁之地易謂芟治草木不使荒穢不易者使有草木如丘陵然言易墓非古也則古者殷以前墓而不墳是不治易也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注喪主哀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注祭主敬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喪主哀祭主敬之事吾聞諸夫子者諸之也據所聞事於孔子也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此所

聞事喪禮居喪之禮也與及也禮有餘明器衣衾之屬也言居喪與其哀少而禮物多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者若物多而哀少則不如物少而哀多也祭禮與其敬也不足而禮有餘也者祭禮謂祭祀之禮也而禮有餘謂俎豆牲牢之屬多也言敬少而牢多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者若牲器多而敬少則不如牲器少而敬多也

曾子弔於負夏注負夏衛地主人既祖填池注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為行始也填池當為奠徹聲之誤也奠徹謂徹遣奠設祖奠音義填池依注音奠徹盧王並如字處昌慮反下同遣奠弃戰反本或作遷奠非推柩而反之注反於載處榮曾子弔欲更始音

義[推昌佳反又吐回反枢其久反]降婦人而后行禮注禮既祖而婦人降今反枢婦人辟之復升堂矣枢無反而反之而又降婦人盖欲矜賓於此婦人皆非音義[辟音避下辟賢辟不懐並同復扶又反]從者曰禮與注怪之音義[從音才用反下同與音餘下同]曾子曰夫祖者且也注且未定之辭音義[夫音扶]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注給說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注疑曾子言非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内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注明

反柩非音義飯煩晚反牖羊久反斂力驗反禮家凡小斂大斂之字皆同不重出作本故反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注善子游言且服音義且服本或作且服過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負夏氏葬禮所失之事既祖填池者案既夕禮啟殯之後柩遷于祖重先奠從柩從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用夷牀鄭注云是時柩北首設奠於柩西此奠謂啓殯之奠也質明徹去啓奠乃設遷祖之奠于柩西至日側乃卻下柩載於階間乘蜃車載訖降下遷祖之奠設於柩車西當前束時柩猶北首前束近北前束者謂棺於車束有前後故云前束乃飾柩設披屬引徹去遷祖之奠遷柩嚮外而為行始謂之祖也婦人降即位於階間乃設祖奠於柩西至厥明徹祖奠又設遣奠於柩車之西然後徹之苞牲取下體以載之遂行此是啓殯之後至柩車出之節也曾子弔於負夏氏正當主人祖祭之明旦既徹祖奠

之後設遣奠之時而來弔主人榮曾子之來乃徹去遣
奠更設祖奠又推柩少退而返之嚮北又遣婦人升堂
至明旦婦人從堂更降而後乃行遣車禮從曾子者意
以為疑問曾子云此是禮與曾子既見主人榮己不欲
指其錯失為之隱諱云夫祖者且也且是未定之辭祖
是行始未是實行且去住二者皆得既得且住何為不
可以反宿明日乃去多矣乎者多猶勝也曾子自知己
說之非聞子游之答是故善服子游也故言子游所說
出祖之事勝於我所說出祖也注正義曰祖謂移柩車
去載處為行始者案既夕禮注云束棺於柩車賓出遂
又納車於階間柩從兩楹卻下載於車乃迴車南出是
為祖也祖始也謂將行之始也云奠徹謂徹遣奠設祖
奠者案既夕禮祖曰明旦徹祖奠設遣奠曾子正當設
遣奠時來主人乃徹去遣奠還設祖奠似若不為遣奠
然經云主人既祖祖之明日既徹祖奠之時故謂之既
祖鄭云祖謂移柩車去載處者解正祖之名也皇氏熊

氏皆云曾子雖今日來弔遂指昨日為旣祖於文貽縵其義非也禮旣祖而婦人降者旣夕禮文以旣祖柩車南出階間旣空故婦人得降立階間今柩車反還階間故婦人辟之升堂婦人旣已升堂柩車未迴南出則婦人未合降也今乃降之者以曾子賢人欲矜誇賔於此婦人也言皆非者柩無反而反之是一非旣反之未迴車南出不合降婦人而降之是二非也給說者論語云禦人以口給謂不顧道理以捷給說於人也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注曾子蓋知臨喪無飾夫夫猶言此丈夫也子游於時名為習禮

音義裼星歷反夫夫上音扶下如字一讀並如字注及下同

主人既小斂袒括髮

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注於主人變乃變也所弔者朋友音義袒括徒旱反下古活反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注服是善子游言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弔禮得失之事各依文解之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而弔吉服謂羔裘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則此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絰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則此襲裘帶絰而入是也案喪大記云弔者襲裘加武帶絰注云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裘而加武與帶絰矣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但加絰於武喪大記所云亦據朋友故云帶絰帶既在要鄭注加武與帶絰似帶亦加武者其實加武唯絰連言帶耳主人成服之後弔者大夫則錫衰士則疑衰當事皆首服弁

經此子游之弔未知主人小斂以否向因出則有帶經服之而入但子游既及弔喪豫脩其事故將帶經行也

子夏既除喪而見注見於孔子音義見賢遍反注及下同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注樂由人心音義予羊汝反下同和音禾或胡臥反下同樂音岳又音洛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注作起音義忘音亡

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注雖情異善同俱順禮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子夏子張居喪順禮之事此言子夏子張者案家語及詩傳皆言子夏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弦衎衎而樂閔子騫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弦切切而哀與

此不同者當以家語及詩傳為正知者以子夏喪親無異聞焉能彈琴而不成聲而閔子騫至孝之人故孔子善之云孝哉閔子騫然家語詩傳云援琴而弦切切以為正也熊氏以為子夏居父母之喪異故不同也

司寇惠子之喪注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叔蘭也生虎者音義彌亡畢反牟莫侯反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絰注惠子廢適立庶為之重服以譏之麻衰以吉服之布為衰音義為之于偽反注為之重服下為之服皆同適丁歷反下文及注同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注謝其存時又辱為之服敢辭注上之服也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注子游名習禮文子亦

以為當然未覺其所譏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注深譏之大夫之家臣位在賓後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注止之在臣位子游曰固以請注再不從命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注覺所譏也虎適子名文子親扶而辭敬子游也南面而立則諸臣位在門内北面明矣子游趨而就客位注所譏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子游譏司寇惠子廢適立庶得行之事各依文解之注

蘭生虎為司寇氏文子生簡子瑕瑕生衛將軍文氏然正義曰案世本靈公生昭子郢郢生文子木及惠叔蘭則彌年是木之字子游既與惠子為朋友應著弔服加緦麻帶絰今乃著麻衰牡麻絰故云重服譏之云麻衰以吉服之布為衰者案詩云麻衣如雪又閒傳云大祥素縞麻衣皆吉服之布稱麻故知此麻衰亦吉服之布也案喪服云公子為其母麻衣鄭注云小功布深衣者以大夫之子為其母厭降大功則公子為其母厭降宜小功布衰與此別也案弔服錫衰十五升去其半疑衰十四升今子游麻衰乃吉服十五升輕於弔服而云重服以譏之者據牡麻絰為重弔服弁絰大如緦之絰一股而環之今乃用牡麻絞絰與齊衰絰同故云重也大夫之賓位在門東近北大夫之家臣位亦在門東而南近門並皆北嚮故在賓後也故盧云喪賓後主人同在門東家臣賓後則近南也諸臣位在門內北面者然鄭亦不知臣定位今以此為證故云明矣子游弔在臣位

適子既嚮南面對子游故知臣位在門内北面也案鄭注之意前既云大夫家臣位在賔後則此又云臣位在門内北面則凡賔位在門東亦得與盧合也而前檀弓云趨而就伯子於門右注云去賔位就主人之兄弟賢者若案彼注云則未趨時賔位應在門左者以檀弓之弔當在小斂前同國并異國並在門左若諸侯禮大國賔辟寄公故在門右耳或云檀弓為異國禮譏於仲子故自處異國之賔故在門西也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注主人文子之子簡子瑕也深衣練冠凶服變也待于廟受弔不迎賔也音義涕音他計反洟音夷自目曰涕自鼻曰洟瑕音遐本又作蝦音古雅反

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

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注中禮之變音義中丁仲反注及下注禮中之中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居喪得中禮之變各依文解之將軍文子其身終亡既除喪大祥祭之後越人來弔謂遠國之人始弔其喪主人文子之子身著深衣是既祥之麻衣也首著練冠謂未祥之練冠也待賓於廟目垂於涕鼻垂於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者亡無也其始死至練祥來弔是有文之禮祥後來弔是無文之禮言文氏之子庶幾堪行乎無於禮文之禮也所以堪行者以其舉動也中當於禮之變節也注正義曰文子之子簡子瑕也知者世本云深衣練冠凶服變也者深衣即間傳麻衣也但制如深衣緣之以布曰麻衣緣之以素曰長衣緣之以采曰深衣練冠者謂祭前之冠若祥祭則縞冠也此謂由來未弔者故練冠若曾來己弔祥後為喪事更來雖不及祥祭之日主人必服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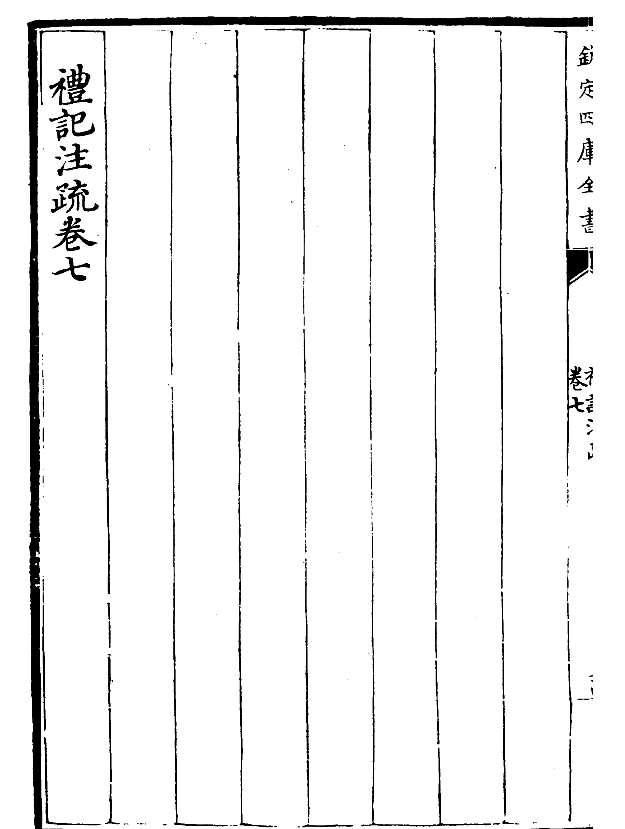
日之服以受之故雜記云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祭後反服注云謂有以喪事贈賵來者雖不及時猶變服服祥祭之服以受之重其禮也其於此時始弔者則衛將軍文氏之子為之雜記經文本為重來者故縞冠衛將軍之子始來者故練冠故雜記注引此文者證祥後來弔之事一邊耳推此而言禫後始來弔者則著祥冠若禫後更來有事主人則著禫服其吉祭已後或來弔者其服無文除喪之後亦有弔法故春秋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是也云待于廟受弔不迎賓也者以其死者遷入於廟故今待弔於廟就死者案士喪禮始死為君命出小斂以後為大夫出是有受弔迎賓今以除服受弔故不迎賓也或曰此非已君之命以敵禮待之故不迎也或云此是禫後吉時來也故不在寢而待於廟也禮論亦同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經也者實也注所

以表哀戚音義冠古亂反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注明不復有事於此周人浴不掘中霤葬不毀宗躐行毀宗毀廟門之西而出行神之位在廟門之外音義掘求月反又求勿反霤力救反綴竹劣反又竹衛反躐良輒反復扶又反學者行之注學於孔子者行之傚殷禮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殷周禮異之事各依文解之幼名者名以名質生若無名不可分别故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也冠字者人年二十有為人父之道朋友等類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者乂轉尊又捨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别之至死而加謚凡此之事皆周道也然則自殷以前為字不在冠時伯仲不當五十以殷尚質不諱

名故也又殷以上有生號仍為死後之稱更無別諡堯舜禹湯之例是也周則死後别立諡故總云周道也士冠禮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此云五十以伯仲者二十之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五十之時直呼伯仲耳禮緯含文嘉云質家稱仲文家稱叔周代是文故有管叔蔡叔霍叔康叔聃季等末者稱季是也掘中霤而浴者以下三句明殷禮也每一條義兼二事也中霤室中也死而掘室中之地作坎所以然者一則言此室於死者無用二則以牀架坎上尸於牀上浴令浴汁入坎故云掘中霤而浴也毀竈以綴足者亦義兼二事一則死而毀竈示死無復飲食之事故毀竈也二則恐死人冷强足辟戾不可著屨故用毀竈之甓連綴死人足令直可著屨也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者亦義兼二事也毀宗毀廟也殷人殯於廟至葬柩出毀廟門西邉牆而出於大門所以然者一則明此廟於死者無事故毀之也二則行神之位在廟門西邉當所毀宗之外若生

時出行則為壇幣告行神告竟車躐行壇上而出使道中安穩如在壇今嚮毀宗處出仍得躐此行壇如生時之出也故云毀宗躐行出于大門也殷道也者道禮也上三句皆是殷禮也注正義曰此謂中霤竈宗所以掘中霤毀竈及宗是明不復有事於此處也云周人浴不掘中霤者用盤承浴汁也是以喪大記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沐用瓦盤鄭注云浴沃用枓沐於盤中文相變也案鄭旨則知浴用盤也云葬不毀宗躐行者周殯於正寢至葬而朝廟從正門出不毀宗也故士喪禮不云躐行也然周家亦不毀竈綴足而鄭注不云者以周綴足用燕几其文可見故此不言耳至於毀宗躐行掘中霤周雖不為而經文無云不掘不毀故鄭注言之也但舉首末言之則中從可知也云毀宗毀廟門之西而出者廟門西邊牆也云行神之位在廟門之外者以其毀宗故云躐行故知行神在廟門之外當毀處之外也行神於後更說



禮記注疏卷七

禮記注疏卷七考證

大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顧炎武曰大公已就封於齊矣其後復入為太師薨而葬於周事未可知使其有之亦古人因薨而葬不擇地之常耳乃云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夫齊去周二千餘里使其已朽之骨自東徂西於死者為不仁古之葬者祖於庭塴於墓反哭於其庭故曰葬日虞勿忍一日離也使齊之孤重趼送葬曠月踰時不獲遵五月之制

速反而虞於生者為不孝且也入周之境而不見天子則不度離其喪次而以衰絰見則不祥若其君不行而使卿攝之則不恭勞民傷財則不恵此數者無一而可禹葬會稽其後王不從而崤之南陵有夏后臯之墓豈古人不達於禮哉然則大公無五世反葬之事明矣

名申祥而語之注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曰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臣名南按顓孫是複姓申祥

則二名也何乃疑申聲近顚而為一字姓乎康成此注似誤

小功不稅至而可乎注以已恩怪之○韓文與李祕書曰小功服最多親則叔父之下殤與適孫之下殤與昆弟之下殤尊則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祖父母禮沿人情其不可不服也明矣君子之於骨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於新故哉特以訃告不及時聞死出其日數則不服其可乎臣名南按昌黎引此經及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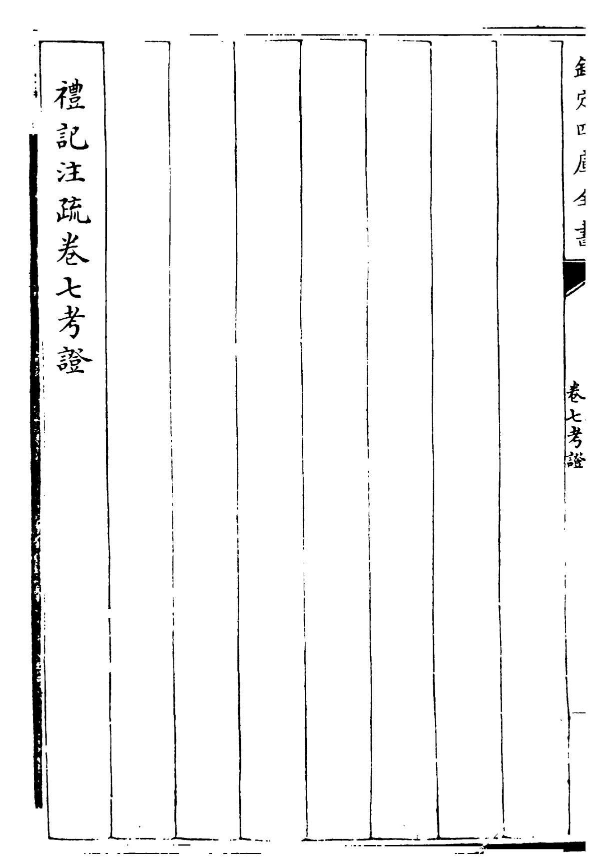
注云以情責情似韓所見本異也

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謝枋得曰劉尚書美中家藏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文義更順　臣名南按古本以無此五字故孔疏云

子貢意在匆遽不暇别言是也疊山所見别本必好事者為之

注疏案莊子聖人無夢云云○　臣名南按此不必辨祇以論語夢見周公証之何謂聖人無夢

殷士也〇臣名南按周人而用殷制必是周之喪禮本兼二代而聽人所為不然弟子不可違制以尊師使陷於不義也儀禮存夏祝商祝之名周官大卜存夏商之易然則周禮之兼用二代者多矣



禮記注疏卷七考證

謹按卷六第六頁前一行疏逄于阿盆成逆後喪

刋本監本毛本阿訛何逆訛造據宋本改

第七頁後七行疏周先稽顙而后拜者諸本先訛

用據宋本改

第八頁後四行疏頭叩地不停留也刋本也訛地

今改

第十頁前一行疏不恒在鄉諸本恒訛但據宋本

改

第十一頁前五行疏草經一年則根陳也刋本則訛陳今改

第二十一頁後五行疏言死不受命諸本受訛受據宋本改

第二十二頁後六行疏或謂雉性耿介諸本謂訛為性訛烏據宋本改

第二十六頁後二行疏不得寢大夫之簀也諸本簀訛牀據宋本改

第二十八頁前三行疏國無小諸本小訛少據宋本改

第三十頁前一行疏仲孫貜諸本貜訛獲據左傳改

第三十一頁後四行疏故鄭云二十七月也諸本七訛六據宋本改

後六行疏大祥居復寢諸本復訛服據宋本改

第三十二頁後四行疏以組為纓也諸本纓訛緌

據宋本改

第三十三頁後一行疏馮河潛泳諸本泳訛水據

宋本改

卷七第三頁後七行注以定尊卑刋本卑訛果今

改

第七頁前三行疏恐忽須無常諸本常訛當據宋

本改

後二行注過此以往獨哭不為位諸本往訛住今

改

第十頁後八行夫由賜也刋本由訛猶據毛本改

第十一頁後三行疏依禮而哭諸野刋本諸訛謂

今改

第十四頁後四行疏齊衰固不可刋本齊衰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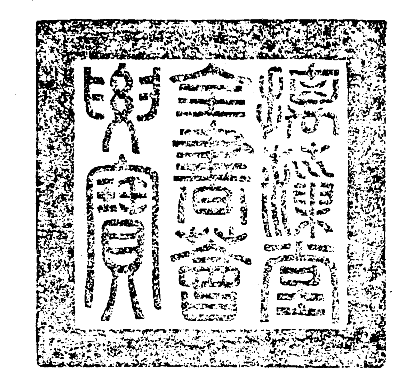
衰衰據毛本改

第十九頁後三行疏不有思慮諸本思訛忠據宋

本改

第二十五頁前三行疏身常帶兵諸本身訛是據宋本改

第三十二頁後七行疏而待於廟也諸本廟訛寢據宋本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謄録舉人臣杜安詩
謄録監生臣魏世蔚